

1935年

第

卷

第

3

期

27 JUN 1935

國文學會

特刊

第三號



河北女師學院國文學會出版

二十四年五月

國文學會特刊目錄

第三號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廿五日

論文

目

前漢文學……………李鳳鼎

(一一—二)

白樂天評傳及其年表……………周慶熙

(三〇—三)

錄

欣賞論……………袁慧貞

(三九—四五)

田園詩人與社會詩人……………星波

(四一—五〇)

文藝與生活……………張文林

(五一—五五)

關於大眾文學與普羅文學……………蔚初

(五六一—五九)

1 文藝創造的動機……………張繼岳

(六一—六四)

小說

犧牲

..... 劉俊英

(六五—六八)

蟻螞山

..... 玉君

(七一—八二)

雨

..... 露芬

(八二—八七)

戲劇

錄

目

退婚

..... 徐宜徵

(八八—九)

散文

惘然的情形

..... 夢達

(100—106)

一個人的速寫

..... 璩詩方

(107—118)

一封信

..... 馨沉

(119—123)

詩

盲人之歌……………璩詩方 (一三—二五)

揚子江……………前人 (二六—二七)

古近體詩十五首…………… (二八—三三)

目

譯作

錄

是非終有天知道……………年零譯 (三三—三四)

御衣……………于嚴試譯 (三五—四〇)

隨筆

子君和消生……………張文焯 (四一—四六)

我再談談鑒賞……………方德芬 (四七—四八)

讀了羅亭以後……………孫錫璠 (一四九—一五二)

關於丁玲的水……………魏書紳 (一五三—一五四)

附錄

中國話劇運動之前途……………熊佛西先生講演 (一五五—一六二)

張文林高福媛紀錄

目 錄
中國文學會會務進行綱要及職員表 (一六三—一六六)

前漢文學

小林甚之助著
李鳳鼎譯

第一節 前漢文學概說

秦始皇歿後，各地蠶起的英雄中，代秦而取天下即帝位的是漢高祖。高祖鑑於周及秦的歷史，於是形成漢室四百年的基礎。然而爲了戰後的瘡痍還沒全癒，先直接新國家的建設必要的設備，然後是太平的裝飾，文學的復興。但高祖不喜歡文學，當時的將相也多數是不懂的，所以藝術尙寥落而未至振興。然在文帝，景帝之際，爲了基本的行政，極力養民的瘡痍，上下淳厚，禮讓之風蔚然而起，漢代的文物憲章稍稍傾向振興的氣運；然而思想的中心，因爲蕭何，曹參之徒尙黃老刑名的思想，此風深深的支配了天下的人心，終於有了如英才的賈誼不能被用以重任的情形。

景帝之子武帝，因着景帝而利用國庫的財力，使他的雄才縱橫發揮。高祖即位以後六十餘年，對外起外征之師征伐異族，而擴張漢族的勢力；對內努力開拓文章，完成儒教的普及。尤其因武帝開公孫弘，董仲舒的奏諫，共同致力於儒學振興的緣故，所以積年的思想從此一變，終於現出儒教全盛時代，萎微沈滯的思想界文藝界俄然呈出活動的生氣。如此，官吏

彬彬多是學士，全以才智文辭而被寵用。其中司馬遷的史與司馬相如的賦，不只在兩漢四百年占有勢力，也實可稱爲中國歷代文學界的二大神品，武帝在位的五十年間確是漢代文學的全盛期，並且在兩漢五百年間也不見有與他能比的。然昭帝，宣帝之後，暗愚凡庸的君主多，官宦與外戚弄政權，國運漸衰。成帝以後外戚跳樑之弊最甚，當時博聲望的王莽的心腹，謳歌功德的多。讒佞之俗一時風靡天下，所產生的是稱於世的諂佞文學。在當時的最著者，如劉歆的國師，揚雄的大夫，可以是最好的適例。

第二節 文帝景帝以前的文學

漢初稱作文學的作品還不多，特殊是高祖最初很輕視學問，嘗罵陸賈：說過這樣的話『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哉？』新文學的不能興起是當然的。然而到了文帝，景帝即位，以德治民，起始除挾書之律，向四方搜集典籍，漸登用儒者，文學趨向興隆的命運。

(一) 論說文學

漢代散文的精華，本已盡於史，漢之筆，但論說文學可以看的也不少，如賈誼，晁錯，陸賈，劉安，是有數的論策家，完全是漢初特殊的產物。其中任以第一人的是賈誼。

洛陽的人，是多情多恨之士，與晁錯的傾於刻薄不同，由年少能誦詩書，秀才之名很高，特殊以議論文勝，受文帝的知遇，年僅二十餘歲作博士，一年作大中大夫，然而可惜早熟的天才不是運命的寵兒，終於因哀悼梁土之死而得病，死時是三十三歲的壯年。

賈誼固然是短命，但他的文是兩漢第一的議論文，雖後世也不能及他。他的代表文字是治安策，過秦論二篇，都載於新書中。過秦論是連秦的過失的作品，他的格法不只有獨創之妙，並且立論雄偉，語句俊勁，文有變化，勢如決江河的樣子；治安策是經世之文，結構雄大，思想該博，他的行筆縱橫的地方是有導衆流而傾注於一溪的形勢，實是漢代希有的大文字。

學 賈誼是思想家，同時是經世家，而又特別是賦家，文士，很是多方面的，無論什麼也是超凡的。所以漢代屈指的文豪，可以說關於議論的是賈誼，關於歷史的是司馬遷。

(晁錯)

晁錯是潁川人，修申商刑名之學，爲人峭直深刻勝於理，是銳氣的逸才，以文學爲大常典故，又爲太子的家令，很受景帝的知遇。當時賈誼已經死去，法令更定的事完全依着他施行，然因吳楚七國之亂遭讒，穿着朝衣被斬於市。本無關於他的性格，他的精神極忠，慘澹

的結果實是可憐。

他善辨，被稱爲知囊，文又與賈誼並稱爲晁；文學的技倆按着言兵事疏，守邊勤農疏，賢良對策三篇可以看出一斑，如其中賢良對策，結構雄偉正大，字句勁拔，無限的波瀾中，含寓着一種氣韻，不只得百餘人中的第一位，確是前漢唯一的好文字。守邊勤農疏也可以看出字句的修整，言兵事疏也簡勁明暢，論旨頗剴切，筆力雄健。

東坡批評說：

『蘇秦之談說，晁錯之敷奏，不僅曲盡當時之事情，而文詞富贍，體製新奇，足爲作文之法』。

學 他終身如賈誼一樣不弄閑文字，但文詞富贍而有陸離光彩的地方，這是輸賈誼一籌的地方，然而錯受文帝之命，由濟南的伏生受尚書，成了傳於天下後世的今文尚書，是決不可輕視的功績。

(陸賈)

陸賈是楚人，是漢代儒學之祖，漢初文學之起始者。他的爲人不只以辯才著名，而且有氣概，有學術，足可以稱爲一世的人傑。爲高祖之客作大中大夫，用「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乎」的話。挫折高祖的虛傲，祛他的陋習，發揮將要喪亡的斯文，以立治國的大本，是別人不及的地方。他所著的新語二卷十二篇是有用的文字。當時作這文是援據春秋及論語，可以說頗富於素樸，古致。

（關於漢初的詩歌）

前漢最古的韻文是高祖的大風歌，高祖是豐沛人，所以氣象宏遠，能存創業的英主的面目，在他以下，有項羽的垓下歌，也是最知道英雄興廢的氣象的。又唐山夫人的房中歌十六篇，據說是爲了投高祖的嗜好而作的作品，古奧香幻自然是占了有典則的歷史上重要的地位。更有趙幽王的幽歌，高祖的鴻鵠歌，戚夫人的春歌等，無論什麼都是質厚而缺乏餘韻，本來武帝以前，是詩歌還不興盛的時期，然在這時，特殊有名的是韋孟的四言詩，他的諷諫詩，在鄒詩以清蕭醇厚擅勝，正有承接周詩的逸響的形象。

（詩家的枚乘）

枚乘字叔，淮陰人，與鄒陽，莊忌共同在梁而善辭賦的人，曾與二氏上諫吳王的書，他用辭喻很是清明，當時已有名，以後武帝爲太子時聞他名徵召他，但結果死於途中。

乘的奇雋的地方，說是論策家，也是詩人，賦家，古詩十九首中的八首（玉台新咏）就

是他的作品，的確他是南方之產而無甚關係，入於北方而依着北方詩歌出新機軸。還作了五言古的平民文學的起始，是歷史上不能忘掉的人。

他與梁的風流之客共同研究辭賦出產創體的事，是值得持筆的，在漢書藝文志載枚乘有九篇，但只留有七發一篇而已，無論什麼人雖說他都是學屈原，宋玉，但是更出一新機軸的作品，筆力蒼勁移形換步之妙，不愧是賦聖的作品。由此以後又仿做這一體的是傅毅的七激，張衡的七辯，崔駰的七依，馬融的七廣，曹植的七啓，王粲的七釋，張協的七命等，都不過是七發的躋襲。

前漢文學

漢初的吳梁二國文士確實是多，詞源如萬里黃河滾滾不竭。枚乘之外，公孫詭，鄒陽，公孫乘，韓安國，莊忌等也是當時遊於梁的客人，全是善於辭賦的人。

第三節 武帝時代的文學

武帝是景帝之子有雄才大略，大大的登用人才，將武威發揮於四方，獎勵學術，通兩漢而言成爲文學全盛的時代。先高祖不好儒教，是主尙黃老的傾向，但武帝及位後，一掃數十年來的黃，老，申，韓百家之言而化爲儒教，重用公孫弘，董仲舒，設大學置五經博士等，很作儒教隆盛的起因，文學之士如雲似的集於朝廷；在散文界是司馬遷，董仲舒，公孫弘，

韓嬰，兒寬等產出；在韻文界是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班婕妤，（譯者按：班婕妤在成帝時始顯，茲列入武帝時代疑有未合。）蘇武，李陵，其他很多的作者如繁星似的出現了。確實漢代韻文的創作，是成了辭賦，五言詩，樂府等的源始。

（一）歷史文學與司馬遷

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是尋常的口頭語，實是列舉了中國文學劃期的特產物。其中漢代的史尤為重要的緣故，是因有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現在由今歷史文學者的司馬遷敘述。

學文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的人，司馬談之子，他先人是周的太史，由上代將功名顯於虞夏，世世掌天官的事務，後世漸衰，至遷父談，因有學問作太史公。他為人多感，天性是有良史才，因父親的遺言發奮，可以說作成千古不朽的一百三十篇的大撰述。他由少時有不羈之才，十歲誦古文，二十歲時遍歷各地，在會稽探禹穴，觀孔子的遺風，逢燕趙悲歌之士，或觀察地方風俗的異同。因他世襲的官史，得閱覽無限的史料，以慎重的態度，行考證取捨，能修養充分的史眼與筆力。

7
當時漢代的傾向：是回顧的，集成的，敘事的，當時史記的出現，時勢的必然，誇張武

帝的昭代之盛是當然的。然而中國人向來是實用的國民，詩也是歷史，也是教訓的奴隸，這是不不可不知的性質，然而蘇老泉這樣的說：有是非無賞罰，史記與春秋及左、公、穀、三傳相較，完全異趣，牠的體裁近於純然的歷史，如此，本是係於他的創意的作品。他確可以被稱為純然的歷史家之祖。

前 他書的性質與價值的作品，因此有的地方必須按照着他的意思。史記凡百三十卷，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叙帝王，表是使史實一目瞭然，書是詳叙關於禮樂，刑政，天文，食貨的事實，世家記諸候的沿革，列傳是敘述英雄，豪傑，偉人，志士的經歷。

遷死後，史記百三十篇之內，孝景記，孝武記，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是亡失了。以後，將褚少孫所補的選入了，但文辭鄙陋之點是不能免的事。

這書是六經以後的大作，是遷畢生的大事業。然而關於把黃帝以前割去，更以項羽列入本紀，以孔子入於世家之點，及將陳涉，蕭何，良平列於世家的地方，不是沒有種種的議論

，然能看出他識見的卓異。當遷作史記依據着參考的主要的史料是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等；然且上下數千年的正史的編述，決不是如此簡單的而止。不能依着班固的得失論，重視詞采的結果歪曲了事實，惟年次的推度不充分的地方，是可以嘆惜是不完備的。然如劉向，揚雄皆推爲博雅而有史才，是有寬容的可能。他的文辭的雄健，才華的縱橫，是後世史家到底不能企及的。

前 史記中的筆才文致偉而入神，可以推稱爲千古絕調之篇是項羽本紀，留侯世家，刺客列傳，淮陰侯列傳，遊俠列傳等；此文的行筆，如行雲流水，措辭深，寄興遠，而且微而顯，文直而變，不得平直之病，不陷質厚之失，譬如魚龍變化，無由可得蹤跡，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實是文之聖，文之雄，可以說是古今獨步的才筆。所以古來按着文法研究的書也決不少。

(二)論說文學與董仲舒

武帝的儒教獎勵後，走進所謂訓話學的很多，可以說博學能文的不過是第二流，還不得創思特見，先秦諸家的旺盛的氣力，在這期是差不多見不到了。只是論說文學的董仲舒是值得特筆的。

董仲舒廣川人，差不多與淮南子出於同時，是有名的春秋學者，曾三年目不窺園，弟子們見不着他的面目，一意起居於書卷之間的精勵刻苦的人，並且又是正禮儀的嚴格的學者，上對策於武帝而得信任，他的話很被用於政治，作江都相；但後來因公孫弘的嫉恨而被斥，引退桂巖山之後專從事著述，有很多的書，但今日只有文集一卷與春秋繁露十七卷。

董仲舒以天爲學說的根本思想，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繼承着將政治及道德的溯源歸於天的中國固有的思想，從前的中庸的三德，孟子的四德，至他儒教的德論起始完備了，創唱倫理上有名的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在儒者的場合來看，董仲舒是可與以占漢代第一流的位置。然由文學上的場合看：由治亂興亡至人事萬物之理，將五行相配，有使人人厭倦不堪的地方。他的資性廉直，學也純粹，故文有循循然達意之處，但乏簡勁俊逸之筆，遠不及於淮南，終於不能不立賈誼的下風。

（三）劉安子（淮南王安）

與董仲舒稍稍同時的有淮南王，他姓劉，名安，是漢高祖之孫，被封淮南王，因有淮南子的尊稱。他爲人聰明，是野心家，由少時好書，常施陰德，爲淮南王以後，招儒者著書二十一篇，就是所說的淮南子。武帝時，淮南王著名於天下，但爲了怨恨漢的王室，有不穩的

行動，被誅於武帝。依着漢書藝文志有外篇三十三篇，但現在不傳了，只是內篇二十一篇。淮南子被稱作漢代的第一的哲學者，他的思想的根柢是老莊的無爲澹泊，調和諸子百家之說。

淮南子的書傳到今日的，據說_五來依着衆人的討論而出產的，但由文氣格法整一之點說他的手作亦差不多（王世貞），他的文辭言大則覆天載地，說細論於無垠（高誘），文挾風霜一出一入，字字值百金（揚雄），又他的文字特殊多重復錯綜，不是沒有雜駁之點，而有氣法（王世貞），極博古今（劉知幾），足眩人的耳目，森然如有物在其間，可以說是淮南子獨得的增場。

學 按着漢書藝文志，可以看到公孫弘十篇，兒寬九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莊助四篇的書目，其中最著的是公孫弘，但後者三篇全殘缺了，而完全的已不傳。

（四）武帝時代的韻文及司馬相如

（辭賦）

辭賦元來是楚騷的一變，陸賈開其端，至賈誼稍稍弘布。然而漢代的辭賦，是在漢代文學的最盛期的前漢武帝之朝，是最隆盛，是貴族文學，最顯然的是豪奢，放縱的當時的社會

人心的反映，如此，賦的興盛結果倍加於詩歌。所以指示關於漢代文學的韻文的劈頭第一，可以依據武帝時代的辭賦。辭賦是從屈原以後，到宋玉，景差等，這時代的賦生爲二種：一是騷，是自我的，其他是賦，是對我的純正抒情詩，以前也敘述過，但這時比較重視外形。所以後世的批評者說：

『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的確詞人之賦麗以淫，列錦繡爲質，不過組合爲文；原說包括宇宙，總攬人物（司馬相如），只是說取材的範圍很大而已。

文 總之：重外形的結果辭賦是：浮誇之詞，縟麗之文，彫蟲篆刻，主要的地方成了文字之學末，不得不陷於忘了內容充實的弊病。因此賦家的精心不過成敷張事物敘述的一個修辭家的態度。鐘嶸說：

『專用賦體，則意浮，意浮則調散』，這確是觀破牠的弊害的話。

（司馬相如）

辭賦的流行實遠出於古詩樂府之上，當詞采如星馳，華藻如雲騰的時候，大小作家很多，要完全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但若舉出最有名的，必首屈指於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由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更名相如，是因敬慕蘭相如的人。以人格論，是一輕薄放蕩兒，是不足言；但他的才竟足以荷辭賦家的冠冕的光譽，漢代沒有能及的。最初事景帝作武騎常侍，但不是他所好者。帝又不好文學，然當梁孝王同善辭賦之士齊人的鄒陽，淮陰的枚乘，吳的莊忌夫子之徒來朝，於是相如非常的喜悅，稱病辭官遊於梁。梁王數年間與諸生同舍，相如是在其間修養賦才。傑作第一的子虛之賦確是這時的作品。當時稱為第一人的枚乘還生存着（在梁）。以後孝王卒，梁的客也散了，相如歸了故鄉，但家貧不能不作職業，因着素所交善的臨邛之令王吉被知於富人卓王孫，結果娶其女文君，得王孫的貨財，還成都過着富裕的生活。以後武帝讀他的子虛之賦，非常贊賞，訪求是誰的作品，恰巧這時，蜀人揚得意作狗監侍於武帝，告訴是他的邑人司馬相如的作品，於是武帝將相如召來，相如又作上林賦奉上，後數次上賦大合帝意，以後得病，告退，死於茂陵。

枚乘歿後，在武帝之朝，文界的霸權是操於相如，最初帝好辭賦，以安車蒲輪迎枚乘之後，梁的客人前後陸續被招致，這時已散。賦家是枚乘之子枚臯，東方朔，相如等。相如實是其中之雄。

相如的作品，依類如次：

第一是關於田獵的作品，如子虛賦，上林賦。第二是關於神佛的作品，如大人賦。第三是關於戀情的作品，有美人，長門兩賦。第四是關憑弔的作品，有哀二世。此中最有名的是子虛，上林二賦。當他的作文，結構佈置差不多與宋玉相似。而且他的究極或說是諷刺武帝終日馳騁不顧衆庶，忘國家，貪獲雉兔。然而他的筆力居然能由於田獵之盛，轉於蔽於收樂之害，所以王世貞評子虛、上林說：

漢文 學
『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富雜，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能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精神流動之處』。還有大人賦，見帝好仙道而上的作品，他自信比上林美好，與上林，子虛可並稱為傑作。武帝如此批評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於天地之間也』。美人賦是諷刺自己的，張溥批評說：『風詩之尤，上掩宋玉。蓋長卿風流放誕，深於論色，其自叙傳內，琴心善感女人而夜亡，史遷之形狀，安得及於此』。此外可以說過宜春宮作的哀二世賦也是名作而流傳。

他的內容本來受當時的嬌奢淫逸之風，而楚騷的精神完全失去，不過專在世俗之美與物質之壯上，驅使着美辭麗句。然經營慘澹，又加以天賦的修辭的技工差不多是無敵，所以他

是占着獨絕的地位。

相如的賦，文理語脈沒有一點疵瑕，實是賦之聖的作品，不是來自人間，是神化所至的作品。所以揚雄說：

『若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堂』。

或說他的文華從容，天才所行的規模宏大，韻致縹渺，他布局的開張，詞調的瑰麗，文氣的排宕，旨趣的淵涵，實是他獨得的妙技，可以說是千古的絕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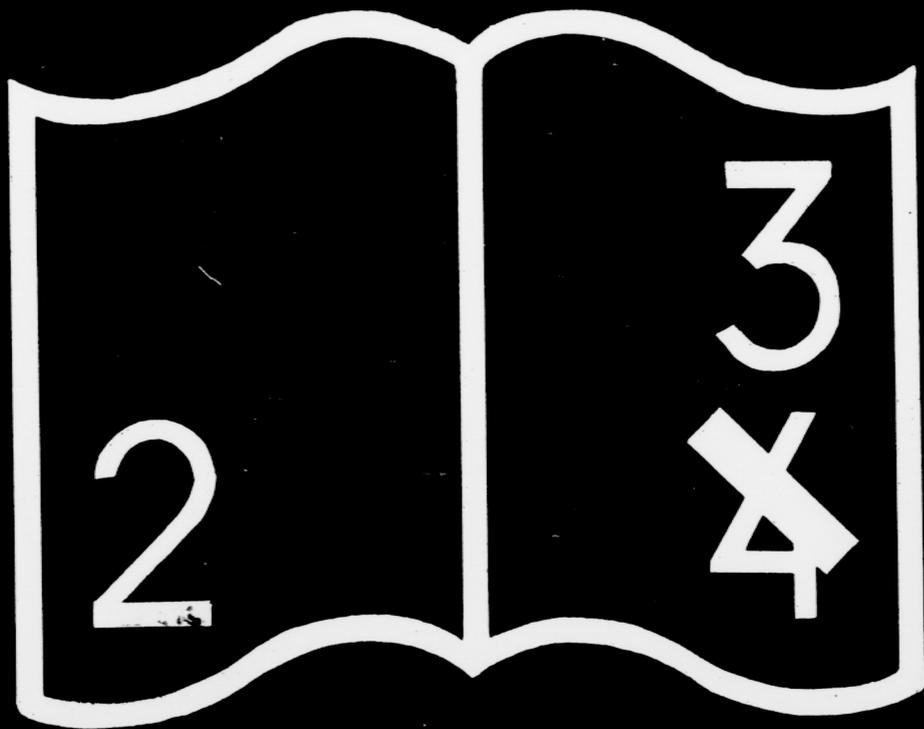
(五)枚臯，東方朔及其他的賦家

(枚臯)

司馬相如以外當時最被知名的賦家有枚臯，枚臯字少孺，是枚乘之子，因為善賦的原故，協武帝之旨為郎，與東方朔等共得貴幸。揚雄曾批評二氏說：

『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當時雖與司馬相如相並，但因尊拙速的結果，不能比相如的巧遲。所以他的作品數量雖超過相如，終於自知不及，說過這樣的話：『為賦則不及相如』。還有他的性向不如相如，



编码错误

並且不通經術，只是談笑嫖戲，爲好作賦頌的人。漢書藝文志載枚臯百二十篇，但現在存的不過數篇。

(東方朔)

東方朔是齊人，他的賦也帶俳調，有與枚臯相似的地方，他的特色被稱爲滑稽家，但決不止此，是好傳書，愛經術的人，曾在上書中的自讚說：

前 漢 文 學
 『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撓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可以知道他是滑稽性行的人，後被拜爲郎。他的性行，可以說有着很深刻的世故，他的滑稽多有諷諫的意思。如諫武帝遠巧佞，勸退讒言的作學品，低徊怨嗟，尤振他的筆力，是他的本色。所以夏侯湛說：

『出而不休顯，入而不憂戚，雄節邁倫，高氣蓋世』。

又徐中行說：

『朔諫止上林苑一書，較相如諫獵長楊，則更宏贍古雅，乃西京諫書之第一也』。

如答客難，牠的體裁依據着宋玉，還有着一種創意，後世擬他的全不能出他之上。與枚乘的七發相等，實是百世不盡的文家的一體，所以後世概論他的文說：

『豪宕不羈，縱橫自在，宏贍美麗』。

當時善賦的士大夫還很多，只有見於漢志的作品而已；能看到的淮南王八十二篇，吾丘壽王十五篇，兒寬一篇，朱買臣二篇，莊助三十五篇，他的弟弟莊忽奇十一篇，司馬遷八篇的目錄。然現在都不傳了。

（六）古詩

（五言古詩的起源）

前漢代的韻文，有詩體辭賦二種，詩體更分古詩體及樂府體二種，這二派發生於漢代，其說可以詳後。本節主要的，就着古詩來看。

五言古詩畢竟以漢代是創始的，五言在漢代是最普通的定格。本來遠在詩經三百篇中，如五言的作品，不是沒有，不過極少數而已，因周詩的正體全是四言，到漢代起始產生純然的五言詩。

五言詩的興起，本來嫌周詩四言字數少，重複多而缺乏變化，因之，增一字使之流暢，便成了五言的作品。牠的萌芽在南北的歌謠中可以發見，的確是南方的楚辭與北方古詩的折衷的作品。在周末已有發生的朕兆，其後因與漢代辭賦對峙，徹底的成了五言，主張均整，

不混入其他句格，至見出純然的體裁完備而確立，這是五言古詩成立的原因。

漢詩的特色

收錄於詩經的呼作周詩，現在可以稱作於漢代的詩是漢詩，本來中國律語，可以說依據上古歌謠三百篇，發生於漢代的新體也是給與有價值的典型於悠久時代的作品，例如：（一）由古詩，辭賦的折衷產生五言，七言的新體，（二）關於詩中的律呂與詩歌的發展，產生古詩，樂府的分別，（三）如檢束制規是自然與寬泛，詩境閑肆，如此全詩差不多勝於質，而質中又自有文，風韻也豐富，所謂不求巧自巧的作品極多。詩歌的本質本是可以有言外的餘韻，興寄的深微之點，五言終不及四言（李太白）；然而諷詠深遠之旨，勝於七言。在漢代這是創制，實貽萬古不磨的範型，魏晉以後經宋唐至今日，沒有月滿還虧之感。當時詩的正體五言如此的呈現，四言漸少。

（七言詩的興起與柏梁臺聯句）

五言的創定後，看出七言詩的興起，七言詩的淵源仍是出於楚辭。世傳已在堯的時候有皇娥，白帝二歌，但決不可信。王漁洋又說七言發端於擊壤歌，以為如項羽的垓下歌，高祖的大風歌，是漢代七言詩的濫觴；此外如武帝的秋風辭，瓠子歌，烏孫公主的悲秋歌，都是

七言，而帶楚風的作品，然以七言開始出於柏梁聯句是沒有異辭的。據說元封三年柏梁臺建成，武帝召致羣臣二千石中的，善七言詩的，自己先賦「日月星辰和四時」一句，梁孝王以下至東方朔二十五人應和，但實質未必值得說，是不免有爲計太早之謂，見於文學的也乏價值，構思措辭很拙劣，斷不可定爲七言的權輿。歷史上只可以占一位置，所以關於牠的數也比五言詩少，至後漢只是張衡的四愁詩而已。

（古詩十九首）

前漢 載於文選的古詩十九首，被稱爲風餘詩母，是百世詩人愛誦的作品。玉臺新詠其中的八首是枚乘作的，文心彫龍以「冉冉孤生竹」是後漢傅毅的作品。枚乘本先於蘇，李，約五六十年以前，所以古詩十九首是自文選並列於蘇，李之前，五言古詩的發足點，由不遠的枚乘可以察看。

因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古來不明，但恐怕不是一人一時的作品，却是可以巨於前後兩漢的作品。

19 如此，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牠的內容有種種，其中含有逐臣棄妻之作，遠遊別離之作，死生新古之咏。如此，行文也是措辭溫雅，高古敦朴；牠的思想深遠，言盡意不窮，由詩

的價值來說不只是五言詩的典型，確可以說是絕代的神品，決不是過賞。

所以王士禎也批評牠說：

『十九首之妙，如無縫之天衣，後之作者，求之於鍼縷變績之間，非愚則妄』。實可以說是確論，是一字千金，五言的冠冕的作品。

古詩十九首的一部

前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蘇武及李陵)

據說五言的詩，是起於蘇武，李陵河梁的贈別，所以認為十九首中多蘇李以後的作品，鍾嶸以下，白居易及宋的嚴羽皆從此說。然劉勰在文心彫龍斷蘇李為偽作，則前說似不足信。如文選所說的古詩十九首的體裁是超過蘇李的作品，玉台新詠謂十九首中有枚乘之作八首，枚乘先於蘇李五十年內外。有此原因，可知五言不始於蘇李是明瞭的。

這起原的證明是特別，無論如何蘇李的詩與以前的十九首完全都是漢代的珍寶，是後世

愛誦的作品。

蘇武字子卿，仕武帝使於匈奴，十九年持漢節不屈的人，他的詩被稱爲情緒纏綿。李陵字少卿，同時被捕於匈奴住二十餘年，結果死在那地方，他的詩生以簡素真摯而被知名。二人的詩，都是被捕後住在匈奴時作的，將當時無限的傷心織入五言詩。

又有說蘇李贈答的詩是擬作的，固然二氏的詩不多，但他們最高點，斷不能許六朝時代的模擬，是漢代的作品是顯明的。所以沈德潛也批評說：

漢文，不知其然而然。確是至言。兩者的詩有意象渾厚，光彩陸離的地方，以詩聖杜甫說的『李陵蘇武是吾師』的話可以證明。

當時還可以特筆的，有閨秀作家，先是有烏孫公主，又如王昭君有胡國的作品，卓文君有白頭吟，班婕妤有怨行歌的作品，都是有名的女流的詩人。

(七)樂府

(詩歌與樂律的關係)

21 詩體及辭賦體是漢代韻文的二大派別，詩體分前述的古詩體及樂府體二派，現在敘述兩

者分立的發達。

詩歌元來是歌的作品，所以與音樂並重而有大的關係，因是說詩是樂的心，聲是樂的體（文心彫龍），所以收錄於詩經的三百篇，都是合於管絃而歌誦的作品。見左傳吳季札遊於魯，有聞諸國之風，批評國勢的事，知當時還有樂譜。然而口誦是春秋的時候，因牠而賦詩。於是詩歌漸與音樂分離，大概不歌誦的律語，終於成了南方辭賦的發達。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中的離騷，九章是口誦的作品，但如九歌是用於祭祀而歌誦的事，是在王逸的註可以知道。如此，依着口誦的詩與歌誦的詩，樂章似乎是獨立於詩歌以外的作品。

前 漢 文 學

（樂府的意義及牠的發達完成）

漢代實是詩歌的時代，曾如上述，在這時期，歌是連續的詩與合於樂律用於舞蹈的詩截然分開。後者是指的樂府，樂府是所謂的樂章的意思。這不起始於這時代，由古代已竟有了，這是不用說了。載於文心彫龍的鈞天九奏及葛天八闕，鈞天是天上的舞樂，葛天是爲了舞蹈而作的作品。詩經的風，雅，頌與屈原的九歌也是前述的樣子，樂府與詩還沒有區別。在秦代樂亡失，春秋戰國的壽人樂與五行樂舞僅僅準於周制而已。到了漢代據說最初樂家是魯人制氏，用雅樂聲律代代有大樂之官。在高祖時，叔孫通依着秦的樂人制定宗廟之樂。然而

樂章的有無原是不明瞭，但是帶有北方古詩之風的作品。然高祖自己因好楚辭作大風歌。當時的三侯章，可以說是在漢代樂章製作的濫觴。據說這時高祖之姬唐山夫人有作品，受帝命作房中詞樂十七章（今傳的作品九未載於漢書藝文志）。

惠帝二年，樂府令夏侯寬，調理音律使蕭管完備更名安世樂。

到武帝的時代以後，帝爲了裝飾文化隆祥的時代，於是感到定新樂章的必要，開始設立前稱爲樂府的衙門，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任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漢歌章，至後世將仿他的調作的詩稱爲樂府。於是，詩與樂府分開，產生新的樂府。然而完全文的詩只是吟咏，樂府占歌曲的勢力。當時樂府是有二種的職掌：一、以詩歌合於律呂的職官學，一、專擔任詩歌的製作。李延年是担任前者，司馬相如担任後者。郊祀歌十九章差不多大部分成於司馬相如之手。是假意刻酷，煉字神奇，然而沒有素朴之趣，加以富麗的風趣的作品。

第四節 昭帝以後的文學

可以說武帝在位五十年間，文學是隆盛的，但到昭帝的時候，漸次趨向衰微的方向，由不學無術的霍光攝政的緣因。昭帝歿，武帝之孫宣帝又成了大統的樣子，但帝歡迎申韓之說

，不尙德教，不用儒生，然而僥倖天下太平，不失爲中興的明主。

元帝即位之後大任德教，鼓吹儒風，但因是蒲柳之質的緣故，優柔寡斷，宦官極其橫暴，因此如章玄成，匡衡的篤學終不能成其志。以後成帝立，宦官被逐，但外戚代專威權，最甚的是以前所述的王莽。這時代的文學可以特筆大書的是劉向父子及揚雄三人，此外詩人有王褒。道德拂地，人心墮落，確是可以慨嘆的時候，本來這是受時代思潮的影響，也不足爲怪。

(一) 論說文學

(揚雄)

揚雄是多角的才人，是哲學者，文章家，並且是詩人，實是西漢的大儒，通漢代的大學者是不能否認的，他字子雲，蜀成都人。由少年時研究詩書，由文藝，傳記，詩賦至方技，術數，沒有不看的。他的爲人是恬淡寡慾，家無儋石之貯而晏如的人，並且口吃不利於辯舌，好默默的沉思。長時間住在民間，過了四十歲後，被大司馬王音認識了他的詞才，仕於朝廷作郎，哀帝時作黃門侍郎，天風七年七十一歲死去。

他的文學生涯可以分作二期，前半期傾倒於司馬相如等，努力專心辭賦的製作，到了晚

年，他畢竟悟到辭賦發揮獨創是很難，走入思想，論說的新生涯，按着他說：「賢人君子，非詩賦之正」，於是廢掉辭賦，將後半生費於哲理的思辨。總之：辭賦著作的價值是不乏被認識的。但這是他一生的大轉化。辭賦家的他出產優秀的作品是不用說了，但不能不讓相如一步。然思想，論說的他是自己開展獨特的新生面。他的博學與他的思索力，從此建立了，他沒有遺憾的昭示着卓越的論說家的事實。他尊崇易經由此大大的有了見地，半生的貢獻，成了大玄五千言的名著，還仿論語而著偉大的法言十三篇，論實踐的人道，議論極其正大。關於思想上，倫理道德方面是立脚於儒教主義，於宇宙觀私淑老莊。總之：將儒老的思想折衷。

前漢文學

雄的著作，一概模擬前人，所以不免有擬經之譏，世與班固的剽竊並稱，是漢代文學的衰頹。然而一面抱負的遠大，自信的確固的地方，真有被驚嘆的價值。文章有大玄，法言，劇秦美新，解嘲；賦有甘泉，羽獵，河東，長楊四篇；此外作訓纂，州箴等。其中大玄，法言是最傾注了心血的作品，文章的統系是很貫徹，但嫌流於單調，缺乏變化。所以用奇字，爲奧衍之體的地方，顯然是一種學的文章。然而他元來有賦家的素養，因此論到詞賦，可以看到佳句警句的點綴，辭敬軒批評他的文『思索精至，學問該博，故往往有妙處，僅可取於零碎，無大段之妙處』恐怕這是適切的評語。

(劉向)

前漢之末，學者的文章有名的人更有劉向父子，他們決沒有遜於董仲舒，揚雄的地方。

劉向字子政，漢的宗室。因為為人簡易廉靖，據說他的志趣也風流韻事，但任於經術，政教

。歷任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在政治上積翼贊之功，哀帝建平元年七十二歲去世。

劉向著書有列女傳七卷，新序七卷，說苑二十卷，劉中壘集等。他的詩由九難一篇可以知道他的才藻，文章的手腕可以依着說苑看出。此書全二十卷是以儒教精神為根本述說牠的意旨，記逸話逸聞為具體的教訓的作品；關於史實的詮索，沒有不充分的缺點，他的文致平明淡淡，不是無益的敘事，避免虛節的地方是他獨特的技術，是儒家文章的上乘。

學

(劉歆)

劉歆是劉向之子，由少時通詩書，研究古文春秋左傳，反於父向的資性忠實，有佞媚阿諛之風，為諸儒所訕。因為善文的原故，與父校秘書，但父死後哀帝時被舉於王莽而大貴幸。他的五經序與七略，都是承襲父志，卒成前業的作品。

他的著書有七略，劉子駿集，及賦，書，議各三篇，序各一篇。七畧是他博學多識的凝結，七略是輯略，六藝略，詩賦略，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纂輯遺文佚事分類

爲七部。他的文致模仿三代，筆力勁健，自然是避免了冗漫之語，但模倣之弊與揚雄出於一軌的。

(二) 韻文家的王褒及揚雄

與劉向同時代的南方文學的代表者是王褒。同樣的與他兒子劉歆相並的有揚雄。蜀人的文學界，從前出過天才詩人司馬相如，現在又出揚，褒二氏的詩人，可以說爲蜀人大大的吐氣。然而文辭極其綺麗，多有潤色，是六朝絢爛的發端是不能否定的。

漢 文 學

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時因作詩歌，與協律，凡知音，善鼓雅琴的全被召致。當時益州刺史聞王褒的俊才，請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後被帝召致認爲有軼材，寵幸的事是常從褒作歌頌。他的作品最有名的是聖主得賢臣頌。帝說：

『博奕之品，或爲之，猶賢於己。辭賦之大者，與古詩義同，小者辯麗可喜，譬於文則如有綺縠，於音樂如有鄭衛。今世俗以此娛耳目，比於辭賦，則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賢於倡優博變遠矣』，被擢進爲諫大夫，曾爲太子朝夕誦讀自作的甘泉及洞簫。後得病而歿。

王褒的著作有聖主得賢臣頌，甘泉頌，騷有九懷，論有四子講德論，此外尚有雜文三篇

。在漢書藝文志有王褒詩十六篇之目，但在王諫議集內只有洞簫一篇而已。

褒的文致可盡於張溥的批評，他說：

『王生俊才，歌詩尤善，進御太子，不外中和諸體，然辭，理較長，聲偶漸諧，固西京之一變也。』

因此能看出他是文學之士。

前漢相如並稱。以他四十以前的生活多半傾注於辭賦的事實，是能夠觀察的。

學文漢相如並稱。以他四十以前的生活多半傾注於辭賦的事實，是能夠觀察的。

他私淑相如，喜好相如的賦宏麗溫雅，作賦模倣他，自身以相如的賦是神技。他所作的甘泉，河東，羽獵，長揚四賦全是模倣相如，然而最被稱為名作，後世述賦必相如與揚雄並稱。然個性不同自有不同的特色，揚雄是詩人而理智很勝，有情趣不足之點，結果終是拜相如的後塵。

他本是學者，所以他的詞句是在極膽麗之上，用奇險之字，運奇崛之語極是巧妙。然而他所作的，畢竟是彫蟲篆刻的作品，不及相如的妙麗出自天才，是可遺憾的。所以他自己說：

『若孔子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奧』。

他至晚年，悟出辭賦不是君子之正，將詩人的生活轉化爲思想家的生活，委身於經學的研究，大成堂大立五千言的名著，最發揮論說家的天才，是以前所說的。

白樂天評傳

周慶熙

唐代之元和長慶間，誠爲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光榮燦爛之時代，此時期之幾位領袖人物，因受杜子美之感動，遂立志創造一種新文學，一方面掃除中唐詩，漸趨典雅之風格，而用白話作詩，一方面又打破中唐詩吟風弄月之描寫，而以社會痛苦爲題材，可稱爲當時之代表人者，則爲白居易元稹，同時張籍李餘等均爲韻文改革之同志。

白居易字樂天下邳人，生於大歷七年，（七七二）新唐書云：『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徒下邳父季庚爲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洧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幼聰敏絕人，襟懷宏放，工文章，未冠袖文一章，謁著作郎吳人顧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思者，覽居易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其與元稹書云：『僕始生六七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并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

：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

貞元十九年，樂天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憲宗元和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明年拜左拾遺，元和五年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除京兆府尹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時人多忌，樂天，言其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樂天作賞花詩及新井詩，甚傷名教，遂彼貶爲江州司馬，樂天自謂其被貶之由，乃因其詩歌諷刺時事，多有得罪於人，樂天云『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爲沽舉，號爲詆汗，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儒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與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樂天於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爲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益城隱居於廬山結草堂與人書云：『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爲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衆之幽邃，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

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

元和十三年冬樂天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與弟行簡同行，次年三月與元稹會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三人置酒賦詩，于峽州西，黃牛峽口石洞中，戀戀不能決別，

新唐書謂太和初二李黨事互相傾軋，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於李宗閔，居易懼以黨人見斥，乃移病還東都，舊唐書云：居易流落江湖四五年，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爲事，此則元和十年謫江洲後也，今以其詩考之，其退休之志，不惟不始於太和，并不始於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也，甌北詩話云：

『觀其在江州寄微之書：昔與微之在朝同蓋退休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訂後期，可知同在禁近時，早有此約矣。』

樂天在江州卽有自誨詩一首：謂『年已四十四，卽活至七十，亦不過二十六年，惟當飢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何必捨此而邊邊他求，』此詩尤可見其思之本懷也。

樂天自杭州歸落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有竹，木，池，館，有家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有琴，有書，有太湖之石，有華亭之鶴，其池上篇曰：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

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

舊唐書謂：『樂天有效陶潛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文章曠達，皆爲此時之作品也。

開成四年冬，樂天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爲墓志，樂天自謂『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體癢自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莊』，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鳩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會昌六年卒，時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

白樂天先生年表

唐代宗大曆七年，壬子（公元七七二年）樂天一歲。

（是歲樂天於正月二十日生。）

距李白之卒十年。

距杜甫之卒二年。

33
大曆十二年，丁巳，（七七七年）樂天六歲。

是歲樂天使學爲詩。

建中二年，辛酉（七八一年）樂天九歲。

是歲樂天既暗識聲韻。

貞元三年，丁卯（七八七年）樂天十五歲。

樂天於是時，初至京師，既以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二句使人嘆絕。

貞元十五年，己卯（七九九年）樂天二十八歲。

是歲爲樂天科第生活之開始時期，隨其兄幼文如宣城守所買。

貞元十六年庚辰（八〇〇年）樂天二十九歲。

是歲樂天仲進士及第。

貞元十九年癸未（八〇三年）樂天三十二歲。

是歲樂天以部試拔萃科及第，授校書郎。

樂天是時在長安常樂里得一故宅居之。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八〇六年）樂天三十五歲。

是歲爲樂天官吏生活之開始時期。

是年樂天除盩厔尉爲集賢校理。

元和二年，丁亥（八〇七年）樂天三十六歲。

是時樂天爲集賢院校理，旋授翰林學士。

元和三年，戊子（八〇八年）樂天三十七歲。

是年樂天除左拾遺。

樂天既任諫官，頗能直言，後元稹被謫，樂天屢上疏切諫，均未獲效，其生平最得意之諷諭詩，即此時期之產物也。

白樂天評傳

元和五年，庚寅，（八一〇年）樂天三十九歲。

樂天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爲京兆府戶曹參軍。

元和六年，辛卯，（八一一年）樂天四十歲。

是歲樂天丁母憂，官吏生活暫時間斷，退居渭村三年。

元和十年，乙未，（八一五年）樂天四十四歲。

是歲樂天服闋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元和十一年，丙申（八一六年）樂天四十五歲。

是年，樂天被貶，爲江州司馬，其出佐潯陽詩云：『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清瘦詩成癖，鹿豪酒放狂，老求尤委命，安處即爲卿，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

元和十三年，戊戌，（八一八年）樂天四十七歲。

是年冬樂天移忠州三遊洞庭。

元和十五年，庚子（八二〇年）樂天四十九歲。

是歲，穆宗立，召樂天爲司馬員外郎。

是年，寒食夜，樂天詩云：

『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抱膝思量何事在，癡男騃女喚鞦韆』。

長慶元年，辛丑（八二一年）樂天五十歲。

樂天於是歲除主客司郎中知誥。

（是年元微之亦應召還。）

是年冬，樂天轉除中書舍人。

長慶二年，壬寅（八二二年）樂天五十一歲。

樂天於是年，始出爲杭州刺史。

長慶四年，甲辰（八二四年）樂天五十三歲。

是歲，樂天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

寶曆二年，丙午（八二六年）樂天五十五歲。

是歲，樂天復出爲蘇州刺史。

太和元年，丁未（八二七年）樂天五十六歲。

是年，樂天徵拜秘書監

徵之亦於浙東就拜尙書。

樂天詩云：『我爲憲部入南宮，君作尙書鎮浙東，老去一時成白首，別來七度換春風』。

太和二年，戊申（八二八年）樂天五十七歲。

樂天轉拜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

太和三年，己酉（八二九年）樂天五十八歲。

是年樂天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

太和五年，辛亥（八三一年）樂天六十歲。

是年樂天爲河南尹，詩云：『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老應無處避，病不與人期』。

太和七年，癸丑（八三三年）樂是六十二歲。

樂天復授太子賓客分司，歸洛陽履道里居住。

開成元年，丙辰（八三六年）樂天六十五歲。

樂天除同州刺史，稱病不就。

傳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

會昌二年，壬戌（八四二年）樂天七十一歲。

樂天以刑部尙書致任。

會昌五年，乙丑（八四五年）樂天七十四歲。

是年，樂天爲東都九老會。

會昌六年，丙寅（八四六年）樂天七十五歲。

樂天於是年八月卒于東都。

贈右僕射。

欣賞論

袁慧貞

欣賞這兩個字，是很抽象的，並且也很廣泛的，以廣泛的意義來說，就是用個人的主觀眼光，去賞識領悟宇宙間所有一切大自然的事物現象，都謂之欣賞，至於所領悟的義理；所賞識的興趣如何，那就因人而異了，同是一樣的山水樹木風花雪月自然的美景，而以人們的性情和環境的不同，結果其所賞識的義理和趣味也就不同，這種不同的抽象意義是很難說的，正如佛經所謂：『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別人是不得而知的，並且也無法告人知的。尤其是文藝在同一的作品，而讀者各各所賞識的趣味和道理互異，此雖係個性與環境的不同，然要亦在個人對於文藝的修養及欣賞的訓練工夫深淺以為衡，現在我們把欣賞的範圍縮小，僅就文藝方面來談，其主要的條件不外以下數項，特分述之。

(甲) 怎樣訓練欣賞的能力：——

關於欣賞文藝所獲的趣味，所悟的道理深淺問題，姑且無論，我們先要求怎樣才能使欣賞的趣味濃厚，怎樣才能使領悟的道理深刻而精透，怎樣才能配作一位欣賞者，這些問題是值得我們討論的。

(一) 欣賞者與作者立同一地位

文藝創造的基楚，是在作者把他久潛伏於無意識心理中的人間苦痛，和壓力創傷的經驗，用藝術手腕描寫成具體的事實，而表現他那充分的苦悶個性生命，他這種強有力的刺激性，暗示性的媒介物，喚起了讀者的共通共感作用，使讀者胸懷中也和作者同樣的燒起生命的火焰，於是讀者和作者使合而爲一人了，所以厨川先生說文藝的鑒賞者，也是一種創作家的確不錯，我們要想欣賞某家的作品，必須先與某家作者有共通共感的情緒和經驗，而後始能鑒賞他的作品，領會他的意境，然而這種共通共感的經驗，全在個人平日修養陶冶的工夫了，如果素日對於文藝的涵養工夫毫無，而僅求得一枝半節皮毛淺識的俗漢，任憑怎樣的大天才作家，怎樣感情熱烈，興趣濃厚的傑作，也不能引起他的共鳴作用，此欣賞者與作者的學識，經驗，思想，情感，四者之所必須相合，而文藝的欣賞始能成立，共鳴的創作才算成功。

要想不作盲從俗漢的欣賞者，必得題前須有充分的訓練工夫，方能免鄙俗而登大雅呢。

茲特將訓練的標準分述如下：——

第一、要養成高超的文藝思想及清雅的風趣——這條必須在個人平日求學時，刻刻的注

意訓練，要多讀多閱古今的名著，尤須要多讀多閱關於陶養性情，俾益思想的作品，使之情趣日趨於溫醇風韻，思想日趨於清敏純正，久而久之，自能與名士同化，而超乎平庸之上，不被流俗所染，不被慾物所蔽，如此始能談到文藝的欣賞，而得問津於高級作品呢。

第二、要養成卓傑的獨見清精的理解——欣賞者要無卓見和理智，那就等於盲從俗漢，根本就該不道文藝的欣賞，只好說是隨衆趣湊罷了，所以要想作文藝的欣賞者，必須要養成卓傑的獨見，精清的理解力，放大了眼光，闊大了胸懷，用冷靜的頭腦去涉獵鑒賞一切的文藝作品，撮拾牠的精華，判別牠的美惡，務使不讓書本裏的死東西欺騙了自己的良心，同時尤要丟掉一般的陳習俗尚，不讓社會的威勢利慾矇蔽了自己的智慧，譬如社會一般人都歡迎普羅文學而反對大衆文學，你絕不要趨焰附勢的不辨黑白去盲從，社會一般人都競尙歐化文學而排斥國故，而我們亦不能隨風附和的去湊趣，社會一般摩登洋博士，專以罵孔孟爲時髦，我們也跟着去裝新，不但是失掉了欣賞的價值，恐怕是個人的人格也要隨之而減低了，所以說欣賞者所必具的態度，就是正知正見，所必戒的毛病，就是盲從附和，無論社會人怎樣喜歡或怎樣反對的，我們決不能以牠們的愛惡，而轉變了自己的思想；掩沒了自己的志趣，去討得大家的歡心，必定要用自己的理智，冷靜的客觀去辨別真理與是非，如此才配談欣賞。

(乙) 怎樣陶養生活的文藝化：——

文藝與人生的關係非常的大，人生如沒有文藝的調濟，那就成了乾燥機械的生活了，整

天的除掉了「食」「眠」「做」「工」而外，再無半點兒益於身心涵陶的興趣事件，像這樣的生活，不等今日南歐洲的黑奴，也等於中國古代原始民族的生活了，所差的也不過是物質的享受不同罷了，請問要過這種酷乾單調的生活，人生還有什麼意味？固然是，人生是要吃苦的，所謂『他們生，他們吃苦，他們死』的人生史，也不是這樣簡單的，其中包含無限的複雜，微妙，千變萬化的情感與經驗，決不是吃飯，睡覺，做工，受苦的一天一天把光陰度過去，無聲無臭的就死了，假如要這樣的話，那不但是人生無味，就是人類的進化，世界的文明一切都談不到了，因此人類的生活，必得讓牠文藝化，文藝這種東西，是潤澤人生的妙藥，是助與人生的神符，更是保全生命的大利器，牠能夠消人憂，遣人愁，而使人樂，也能夠助人哀，起人愁，而使人哭，人生要獲得牠的威權，則苦為真苦，樂為真樂，都充滿了情趣與美味，逍遙乎宇宙間的自然裏，蕩悠乎萬物之上，舉凡一草一木，一鳥一蟲，清風明月，碧柳紅花，無一不是自我的欣賞品，整個身心溶融於自然的藝術裏，如此則人生的壽命，長短何計？彼一般役役庸庸枯燥的過活者，雖活百年，亦復何益？那末生活的文藝化，就要

欣 賞 論

分出兩條路來，一是個人的創造生命，一是個人的文藝享受，現在把牠分述如下：

(一) 個人的創造生命：——

人的生命是由慾求而產生的，由創造而延綿的，凡是慾求而未得，正在向前突進不息的去求滿足慾望的當兒，就是創造，也就是人類文明進化的開始和生命綿延的基礎，但是人生的慾望，是永遠沒有滿足之時，而宇宙進化的要求，亦永遠沒有滿足之時，因此生命和環境相衝而突進的過程，就永無止期了，然而自然界的物力突進，總是很大的，於是二者相進之中，人力往往被征服於自然，人的生命因之受了環境的壓迫，和物力的創傷，生活也隨之而成苦悶的象徵，可是又不能因為這個不生活，於是拚命的去抵抗外物的壓迫，而創造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文藝的因子，從而產生。

文藝的產生是由生命的創造，已如上述，茲再簡而言之，就是文人感到精神物質受了環境的壓抑，而其所懷一切火般的慾望，都使他冰般的失望而寒心，這種失望的創傷，深深潛伏在他的「無意識」中，經過了「異熱識」的作用，便打扮改裝而出，中間又經過了他那美妙的藝術手腕，和濃厚而熱烈的情趣，盡量的表現出嚴肅而且沈痛的人間苦悶，活躍在他的作品上，這樣以來，他的那滿懷苦痛和慾求，完全都發瀉在紙墨之間了，在無可奈何之時，

也算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同時還能引起別人的同情心，和共鳴的效果，這是單就苦痛的作品說，反過來說：當文人感到人間快樂至極時的情調，很自然，很坦白的流露於筆墨之間，而成一種美的娛樂文藝，也同樣引起了別人之樂，而動快感的共鳴作用，總之：文人的作品，無論是若是樂，都是充分的表現他整個的生命，發瀉他整個的悲歡情緒，同時還燃燒別人的生命，而使之共同悲歡，共同陶醉於文藝的懷抱裏，如此文藝與人生的裨益，能事畢矣。

欣

(二)個人的文藝享受：——

賞

論

文藝的涵養，不一定限於創造，而不能創作的人，也一樣地享受文藝的薰陶，如此，文藝的享受，就要分出兩個階級來了。一是能賞識而不能創作。一是既不能作又不能讀的目不能識了的俗人。此等人雖不能享受人爲的優美的文藝，但是也能與文人共同享受大自然的藝術，當一個洋車夫奔忙一天，晚間賺錢歸來，坐在酒店或茶館裏，高談豪飲，胸懷大暢，吃足酒飯之後，乃對着清風明月，高唱幾聲二簧或崑腔，手中還拉胡琴。在這一剎那中，他完全陶醉於藝術的酣樂中，而忘掉他晝間拉車的苦痛，甚至人間一切的苦痛，所以他這一剎那的樂，和文學家的歡飲月下，暢吟花前的樂趣，是一般無二的，只是雅俗不同罷了。至於能讀而不能作的文人，其所獲得的文藝與感與情趣，或者比創作者有時還濃厚些呢，譬如當我們

讀紅樓夢至黛玉死，寶玉出家的一段，心裏難過，甚至於流淚，又當我們讀至離魂至梨娘與彭郎死別的那段文字，甚至於哭的不能言語，而這種悲哀的情緒，一兩天都恢復不過來。結果就在這悲哀的時候又來讀笑林廣記，馬上就要轉悲爲喜，或者幾乎要笑破了肚皮，再讀水滸武松打虎，一箭雙得的一段，就要興奮得欲狂，當着聽人家奏樂作歌的時候，而自己也不自主的手舞足蹈起來，可是作者的本身，當他創作的時候，未必都是哭着笑着狂着而創作的，但讀者竟能受如此的感動，足見文藝感人的力量，是再大也沒有的了。然而這不過專就人的生命中共感共通的情緒所起的共鳴作用，和生活的普通性的藝術化而言罷了，至於特殊性的欣賞，意識，尙談不到。

總之，文藝的創造難，批評難，而欣賞尤難。創作的未必能欣賞，試看一般偉大的作家，往往也不能完全欣賞他自己的作品。而能夠欣賞他人作品的人，也未必能夠創作文藝，所以我們對於文藝的欣賞，不必限於創作和批評。只要情趣上能與作者起共鳴作用，生活上就能養成享受文藝的良能善習，使之整個的生命完全溶融在藝術裏，以之調濟乾燥的生活，而減輕內心的苦悶，在這物質競爭，黑暗殘忍的社會中，而得到文藝的安慰，則亦可矣。

田園詩人與社會詩人

星波

文學是時代的產兒，時代是文學的育母，所以文學作品，必當合乎時代之要求，因了這樣，才能免掉無病呻吟之病，時代的古今，背景的殊異，產生出些性格不同的文學作品的詩人，這裏有淵明公還有白居易。

先談談田園詩人——淵明公

晉人尚清談，學老莊，文人自非例外，所以晉人多抱消極主義，看破世俗，願為鷓鴣，任意逍遙，願為雲雀，高翔於雲際，淵明身處在這樣的時代，整個的心靈，受了老莊思想的陶冶，雖然一度的作過官，但是總覺乏味，不肯為五斗米，而向鄉里小兒折腰，以至於棄官而歸，所以他只好走向大自然中，去求他的生路，一首首含有生命的詩，於是逐漸的創造了出來！

——棲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晨，遠去何所依，因
 檀孤聲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之得所，千載不相逢——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

氣日夕佳，飛鳥相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二十首之一

這裏尤其是第二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像這兩句，質而言之，剎那間，風景之謀目合意，恐怕達到我契合聖境了吧！他又說：『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之不完全而簡單的人間語，當然，宇宙的神秘，不能全盤吐露。

淵明的詩，述田園生活的極多，這是因了他以空間的時光，極高的旨趣，觀察天然，而用溫厚的情感，與之同化而生。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出與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怨無違——

——愛士遠人村，依依近墟里，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嶺：——歸田園五首之一。

——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萬化相尋釋，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申己酉歲九月九日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米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盥濯思檐下，斗酒散襟頭，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庚戌歲九日於西田獲早稻。

此外還有些擬古十九首，晚出西射堂等等，都是些田園的詩，田園的景况，農人的樂趣，自然的美，以及些農村的生涯，都寫得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且他終日沈醉在酒杯之中，其所以如此，正因了他過不慣虛偽的勢力的社會，祇有將整個的心靈投入神秘秀美的『自然』中，以求他心神的慰藉，他是『自然』的騙子，『自然』是他的搖籃，自然界唯有他能佔有，唯有他能認識。

陶詩的價格，高入雲霄，這可以由一般鑑賞者的論調中看出來：——

——陶詩平淡有思致——滄浪詩話。

——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

李杜諸人，皆不及也——蘇東坡。

——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歐陽修。

陶詩之所以如此，誰說不是由於田園之賜？實在淵明酷愛自然，更是個隱逸者，詩品：

——權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豈爲田家語，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好，再談白居易，我們的社會詩人。

居易的生活，是異常的飄零，遷居不定，他主張人生藝術，我們可從他與元九書中看出

：『知文章合爲時而作，詩歌合爲事而作』他在當時的社會上，看不慣許多不合理的事件，所以寫出許多的詩來，爲社會鳴不平，爲勞動者所屈，並且他自身也是個社會改造者。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賣炭翁
——禾穗米熟皆青乾，長吏已知不申破，急念暴徵求攷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杜陵叟。

以上兩首都是爲勞動者叫屈的，此外，還有縛戍人，繚綾，秦中吟裏的輕肥，賣花等，都是爲第四階級叫喊，更痛斥執政者的昏迷，是爲革命的先聲，可惜當代人民的思想，受了帝王壓迫，而未能有相當的蘇醒，跟着香山先生去爲自身而革命！

——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邨南邨北哭聲哀，兒別耶孃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瀝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家上哭
呦呦——新豐折臂翁。

這是首非戰的詩，字字血淚，令人讀了，不覺淒然淚下，想到身在這耳不聞，目不能睹的慘境時，但願早離人世，而不欲生了！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長恨歌。

這是首暴露君王昏庸的詩，君王的昏糊，無道，說得清楚極了，因了君主一人的歡樂，以致弄得國破家亡，人民流離失所，居易是時代的血鐘，不斷的爲時代而鳴。

他還有兩首負了改造社會使命的詩：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僞言巧似簧——天可度。

這首詩叫人交友須謹慎，所謂人站對面，心隔千里，實在社會上佈滿了這種人。

——墓中下涸二重泉，當時是以爲深因，下流水銀像江海，上綴珠光作烏兔，別爲天地於其間，擬將富貴隨身去。一朝盜掘墳陵破，求享神堂三月火，可憐寶玉歸人間——草茫茫

他不主張厚葬，換句話也就是：人生在世，不必爭財爭利，死後皆空，只要自給足夠好了，這是偉大的思想，此外還有些其他的，總之他的詩，以入俗耳爲主，當時諸詩人，大多競擬漢魏，以詞藻美麗爲榮，祇有居易慧眼卓見，故其詩大行於世，甚至鷄林賈人，亦來求售，白詩價格之一般，可畧見了！

文學是時代的產兒，時代是文學的育母，淵明公和居易翁的詩，總是時代的賜與！

文藝與生活

張文林

人類的本性，具着喜歡「表達」和「創造」的特質，因此內在的生命力，永是不會凝固和停滯，而要避去了妥協和降伏，奔流似的向前突進。這活躍的生命力，若是一無阻礙而發揮出來的時候，便是個性的表現，便是創造的生活。而生的興趣，即寄託於此。

但是我們爲要在「社會」這一個大的有機體中，作爲一份子而生活着，便必須服從一切的法則，於是對自己個性的活躍，就不能不受些壓迫和強制。尤其是近代生活，是這般的使人感到頹靡和紛雜，物質文明的進步，機械化了人生，失去了真正的美質和詩趣；同時社會的擾亂，又摧殘了生活上的安寧，於是生活只有困難，危險，變成俗惡，無味了。爲了利害的鬥爭，物慾的指使，便常久沉浮在緊張的情態中，忘却了靜美餘裕的人生的樂趣。所以在精神和物質，理想和現實之間，有着很大的衝突，完全將個性的表現，加以削減和摧殘了。

因爲在內有着「個性表現」的慾望，而在外又有着因襲的道德，法律的束縛，社會的不安，不絕的壓迫和強制着，因此在生活中，永遠感到缺陷和不滿，我們無論在政治生活，勞

動生活，社會生活裏，生命力永遠不能無條件的發見。常常爲了利害所煩擾，爲了法則所左右，壓抑了內心的活躍。但是，在人類種種生活的活動中，却有着自由的創造生活的世界，就是文藝的創作了。

文藝是純然生命的表現，是脫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拋棄了一切的虛僞和敷衍，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來表現「自我」的。牠是記載人類的精神，思想，情緒，和熱望的，是人類靈魂惟一的歷史。當我們將伏藏在意識裏的苦悶，悵鬱和憂愁，以及哀怨的情懷，壯烈的雄心，委婉的誠實的表達出來，這一剎那，生命力起了波動，熱血沸騰起來，燃起了新的生命之火，鼓舞了生的力量。

並且爲了人與人之間，有着共通性共感性的緣故，所以好的文藝作品，能激動了每個人的心情。作品中表白的歡樂與悲苦，日常的生活與奇異的經歷，溫煦的情感與壯烈的熱腸，都深添的滲入了讀者的心裏，將含在眼眶的熱淚，潛在心裏的感情，全都發洩出來，這時，生命力完全爆發，而深味到和創作家一樣的心境。

因此文藝不但是自身情感的宣洩，與性情的陶冶；同時更示以心靈上的共感，靈魂上的啓示。受了外在生活壓抑的生命力，作了文藝發生的根柢；而文藝的本體，又調諧了生活的

內容。文藝和生活的關係，不是很密切嗎？！

我們確認了文藝不是浮華的裝飾品，不是無聊的呻吟品，更不是掩飾罪惡，表揚功德的。牠是創造人類的新生活，促進文化的發動機；在物質上是提醒了自然的象徵，在精神上却喚醒了人類的意識。所以文藝作品，是生命最深密的源泉，在靈的方面，給人們以最高的啓示，使之刺入了那生活中層層的障壁，而找出人生的各方面，宇宙的各方面，於是才會寶愛人生，享樂人生，健康人生。

所以受過文藝陶冶的人，都有着悲天憫人的真情，精細深微的思想力，沖淡曠遠的胸襟。發瀉出富於同情的真實之愛，盡力趨向於生活之發育與創造。人類的生活，是藉了文藝，才能充實，和諧，奮發。

目前的時代，因為社會的擾亂和生活的苦悶，造成了人類的病態，人人的神經，都在顫動和戰慄，在這種生活的方式之下，靈的活動是死去了，只有枯萎的生存着。這樣，結果不是自趨滅亡，也要被人淘汰。那麼，負了調諧人生的文藝作家，應該對着這畸形的，苦悶的人生，如何的表現，指示，設計，和改良呢！

我們青年，是被認為人羣中的奮鬥者，爲了國家的前途，爲了平生的事業，所之要勇決

的担起人生的責任，一刻不息的向前追進，努力，幾時感到疲憊，千萬不要忘記走進文藝的園地，飲那生命泉流的甜水啊！

三三，十一，二十五。

關於大眾文學與普羅文學

蔚 初

在這種情形之下，提起了大眾文學和普羅文學的名詞，每個人的意識裏恐怕都會有些不耐煩罷？可是靜下心來仔細的想：「既然生逢在這個時代裏，對於這時代思潮的演變和趨勢，不是都應該有了解牠的義務麼？」那麼無論平常是怎樣的憎惡牠，也應該拋開了一切主觀的意識，以一種坦白的客觀的態度來理解牠的。因此我才草擬這篇文章。

在中國文學的演變上，先是由文言到白話，最近又是由白話到大眾文學上，這種演變的程序，有人說牠是自然的趨勢，無論怎樣，這前後的兩種變遷是不能全然相同的。胡適之先生從前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僅是文體形式上底變遷，並不牽連到質的內容上；而後者都是質的內容上的改革。質的內容上的改革，和文體形式上的變遷，豈能是一件全然相同的事麼？那麼大眾文學的運動，或者不僅是文學的運動罷？

什麼是大眾文學？所謂大眾文學是根據於大眾共同的語言，來舒寫大眾意識的文學，這文學的範圍不妨把牠擴大起來，用文學的工具灌注給大眾應用的智識，簡單地說也就是用代表大眾意識的語言，寫出大眾能夠閱讀的作品。那麼什麼又是大眾意識呢？所謂大眾意識並

不是像普羅文學一樣地全然指向那些無產階級的勞苦大眾，牠所指的是除去了特殊階級的特殊意識外，都可以算作大眾意識。那麼只要抓住了這意識所產生出的作品，都可以屬於大眾文學的範圍內。

蘇俄革命的成功，使他們的文學從舊的意識裏被解放出來，於是普羅文學在蘇聯便確定了相當的基礎。中國自五四運動後，文壇經過了改革，一再擺脫了以往形式上的束縛，破除了過去沉寂地空氣，也顯露出無限的活潑和新鮮，在這時，普羅文學便被介紹過來。

什麼是普羅文學呢？所謂普羅文學便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的文學，在這文學的作品裏都應該含有明確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可是過去的智識階級爲着實踐生活與創作生活的關係地密切，不能幫助無產階級創造自身的文學，因此真正的普羅文學的作品還是非常的少見。即使他們偶而所給予無產階級的同情心，那只能算是「同情心」而已！因此他們對於那一面不參加普羅列塔利亞一切機關；一面依舊容忍革命，一面不直接參加革命的戰列；一面也不和革命的戰士對敵的作家，只稱做「同路人」的作家。

根據以上的敘說看來，大眾文學與普羅文學的區別何在？這是非常明顯的，前者是以大眾的意識表現於文學作品裏，後者却是以明確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充滿於文學作品裏，這

兩者所擁有的意識豈是相同的麼？不是的！前者的意識，並非是屬於某一階級，那只是取廣泛的普遍的意思而已，後者呢？那却是專指於無產階級的。

既明白了牠們的區別，不妨再回過頭來看，大眾文學既然是根據於大眾意識上，那麼寫大眾意識的最好是大眾的本身了！因為只有真正的勞苦大眾，才能有真正的大眾意識，有了真正的大眾意識，才能產生出真正的大眾文學！否則，畫虎不成，豈不類犬？又如同：「只有真正富於情的人，才能為人家一灑同情之淚；只有歷盡滄桑的人，才能知道世態的淡涼；只有嘗過饑餓的人，才能領略出麵包的香甜！有了那真正的偉大地情感，和無限的從實際生活裏體驗來的各種不同的經驗——或者說是一顆飽受萬種刺激的心罷？——那才能產生出偉大的文學作品。」可是依現在的社會情形看來，大眾是否有執筆的可能？又是否有發表自己思想的能力？這是很明顯的！那麼要他們來創造自身的文學，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勢必又需要已成的作家做作些所謂大眾意識灌注到作品裏，於是那大眾文學的作品便這樣地產生出來，那麼那經做作出的所謂大眾意識，豈能是無一分偽的大眾真正的意識？那產生出的文學作品，又豈是真正的大眾文學的作品麼？那麼無疑地中國的大眾文學還正在一班已成作家的培養中罷？至於運用到作品上的大眾語，那還是另外的陷於紛歧中的問題。倘使，我們對

於大眾文學果有所祈望，那麼我們希望牠會真的獨立起來！否則對於牠我們將何以期望呢？

再說到普羅文學罷，牠所以產生不出純粹的文學作品，其緣因也和前者的相仿——那就是真正的普羅作品，必需出於真正的普羅作家，而真正的普羅階級，本身是難有發表自己思想的可能的，因此那一經已成的作家做出的普羅的意識把牠灌注到作品裏的時候，那作品的本身就多少總難免於幾分虛偽的成份了。固然，我們也不能抹然那實際的情形，在過去也曾有許多以真摯的同情心，為那些窮苦的勞動者流着同情之淚，體貼入微地把自己的心情融化在作品裏，然而這有多麼可憐！僅是這樣，也還不能被認為真正的普羅作品呢！至於其他，在這兒且不多寫，現在很容易使我聯想到最近蘇聯文壇的轉變，在第一次蘇聯文壇大會上，高爾基氏的演說辭中，曾有使現在蘇聯的文壇，換一新的描寫法的言詞——那新的描寫法便是新社會寫實主義。斯塔林於此也說：「文學家是建造人間精神生活的土木工程師。」那麼我們可以想到蘇俄近也覺悟把文學當作一種宣傳品，那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學的！

真正的文學是什麼？我想這誰都會明白罷？因此在這裏不用我多寫，總之無論以何種最方便的描寫法，那表現於作品上的，若不是生命之流的純粹地情感；便是人類經營社會生活的實際的反映。

文藝創造的動機

張愷岳

一片茫茫的蒼海，浪花起伏，波濤澎湃，盪起了漩渦，浮現出如輪的飛沫。漩渦起的大，一定浪潮洶湧的有力，催迫的急促，所以震原也就廣闊而遼遠。漩渦起的小，或者平靜的流來，安閒的退去；一定的，沒有猛烈的暴風掠過，掀天的潮水襲來。海波不受外力的激動，他永是平靜的。漩渦的大小，全看外力的強弱；就如一個生活平直的人，沒有刺激，沒有感覺，沒有壓迫，也沒有苦悶，他是不會想到文藝的。

文藝創造的動機，也像海水起漩渦一樣，是受了外力的壓抑。生活的苦悶愈大，生命受的壓迫愈深的人，反應的力量也愈強烈。為了解脫自己，逃避生之苦悶，不能不尋找寄託，文藝就成了寄託苦悶的唯一妙法；創造的動機，也就由此開始了。苦悶與文藝永久發生着不解之緣，沒有苦悶，就沒有創造，也就無所謂文藝，與沒有風浪時的海水，不起波動一樣。文藝是人生的真實表現，摯情的流露；生命受的壓抑強烈，表現出來的也更真摯，更有力。全生命的火花都在那裏噴放閃動；這強大的烈燄，永久燃燒着人類的內心，因為那裏有作者真實的生命，苦悶深刻與文藝偉大成了正比例。

『人們生，人們受苦，人們死！』這三句話，整個象徵出人類的運命，與宇宙間的機構。人生是痛苦的；雖然人人都知道人生是痛苦的，但是又不能不活下去。要想活下去，勢必得與這人間苦作戰，設法衝出去，逃避這苦的壓迫。但是宇宙裏的事，有的可以避免，有的不能解脫。人生最顯明的苦痛，可以分成三方面看：

(一)知識：人的精力有限，知識無窮，以有限的精力，求無窮的知識，總難得一個圓滿的結果。生活各方面的事，有許多不能解決，如宇宙之迷，人間之事等。知識不足解決當前的問題，因此感到苦悶。精神上受了知識的壓迫，於是自己恨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人。

(二)經濟：經濟環境的壓迫，也是難以解決的問題。生活不能離開物質；離開了物質，生活就失掉了意識，生活是靠物質的條件，所以人人都有物質的要求。物質不能滿足時，生之痛苦也就襲來了。佛家說：『一切衆生，皆依食住。』所謂之經濟條件。沒有經濟力即不能生活下去，保全住生命，滿足生之慾求，而有死之恐懼，這時生命受到壓迫。痛苦的成分也就在這裏醞釀成功了。

(三)情愛：人生最痛苦的造因，大概這一點是最重要而無法解決的苦悶！知識的苦悶，還有許多科學家報告宇宙的原理，給人解釋疑問，雖然不能全部解釋，總可以拿來作暫時的

解脫，而得到一點安慰。經濟問題，也許可以能自謀出路，設法解決，求人援助；只有這第三個問題——情愛是沒有辦法的，既不能求助於人，又不能公之於世，同時又不能從口中說出，只有往下壓抑，沉沒，久而久之，成了精神的創傷，心靈的苦悶。

人的情愛，是有生具來的，赤裸而不受任何支配的，也可以說是人生的出發點；如果這情愛不能自由的流露，受傳統因襲的觀念與法律道德的束縛，種種條件在監督着，他只有往下壓抑。但是這奔放的熱情，心中的慾求，又不能因為德道法律的監督，而停止了內心的波動，苦悶的吶喊，於是心靈裏就成了兩種矛盾現象交戰的場所。交戰的兇兇，煩悶也愈烈。在這個時候，不得不變象的將熱情移植到其他方面去：成爲事業、名位、學術、文藝……。

文藝是自我的表現，是精神的創傷；沒有苦痛時，不覺得自己存在，人類之所以感到生存，也正是他感到了痛苦。痛苦不能忍受的時候，不能不暴發；所以這超利害的，無條件而赤裸的熱情，完全離了外界的壓迫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心境上，一無加雜的表現出創造的世界；文藝也就從這裏產生了。

人的慾求，是永無止境的，正因爲人類這點慾求心，而生出無窮的苦悶，也正因這無窮苦悶，才生出創造的世界，孕育成爲文藝。假如人沒有慾求，宇宙間的活動也就會完全停止

了，無所謂創造，更無所謂進化，成爲休眠狀態，漸近於消滅。人類受着永不能滿足的慾求力量所支配，所以才不安於現境，文藝創造家，多半是由不安於現境的衝動所產出的。他們不能安於現時的生活，緣因，他們的感覺比別人特別的敏銳，觀察比別人特別清晰，人家沒有感到的他感到了；人家沒有看見的他看見了，他生命的突進勝過常人。假如他四圍的環境在壓迫着，不允許他生命活躍，只得走上另一條路，把自己過去潛在意識裏的創傷，慾求，或者超現實的理想世界，用變像改裝的方法，將人物事件打扮出現，而內在的涵蓄中，有真實的『具象性』存在，寄托着作者活躍的生命，一方面解脫了作者自身的苦悶，同時創造成偉大的文藝。

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出世後，有許多青年人讀了以後去自殺，可見少年維特之煩惱的魔力是如何的大？烈燄般的熱情，燃着他的同命運者。歌德之寫少年維特之煩惱不是平空假想來的，維特或者就是歌德自身的寫照，夏綠蒂或者是他的情人，阿爾伯特也許是他的情敵。歌德自身感受過情愛的苦悶，又拘於環境不能愛他所要愛的人，他在痛苦糾纏中扎掙，疲倦時也許想到過自殺。苦到極點時，走上另一條道路，利用他的天才，把整個的事體和人物，用改裝變像的方法，表現到文藝上，寄托他的苦悶而成爲偉大的創造。假如歌德沒有潛

在的苦悶，真實的「具像性」，不會有這樣熱烈的表現，更引不起創造的動機來。真的情感與偽造的事實，或是全憑假想的虛構，這些樣的表現，很容易爲人辨認得出來。不是熱烈情感的發動，也引不來別人熱烈情感的反應。雖然我們不敢說，凡是一部偉大的文藝創造，都具有真實的背景，但是我們相信，一部作品成功，總不會離開作者所處的環境過遠。文藝裏的「具象」，也許是作者把許多事牽到一起，總之有一種力在衝動着作者。我們知道，坐在圈椅裏的小布爾喬亞階級的紳士們，一定要作一個普羅作家，爲了個人的一種偏見，或是受着「左」「右」的支配，不然就作爲有意的宣傳或煽動，我們想，其中還有什麼真實的生命！

紅樓夢在中國文藝上的價值，是不能泯滅的。曹雪芹之作紅樓夢，也正因爲曹雪芹有了作紅樓夢的動機。如果曹雪芹少年沒有度過買賣玉式的生活；沒有接觸過上至帝王公卿，皇后妃嬪，下至凡夫走卒一流的人物；沒有見識過富貴貧賤的形形色色，他不會把紅樓夢中的幾百個人物，形容得那樣的栩栩如生，在紙面上跳躍。紅樓夢的事實，或者不都是曹雪芹身經目覩，但是至少他也得耳聞過，不能盡憑假想。以上的事，還不完全都是曹雪芹作紅樓夢的動機，只是一些「具象」，真正的動機，還是在他晚年生活落魄，窮途潦倒，感到種種生之壓迫。他爲了逃避現實，所以追懷往事，描摹過去的憧憬，再加上一番渲染的工夫，成就這

一部驚人的著作，動機還不是解脫目前的苦悶嗎？

凡是文藝，尤其在詩詞中，處處可以尋見作者的生命火花。正面愈超脫，反面愈熱烈，外表愈冷靜，內涵愈奔騰，這是掩飾不住的，天才者更要超人一等。

易卜生的國民公敵，完全暗示着天才者的超現實性，因為天才者不能與一般人合在一起，他們的目光能看到未來一個時代的表現。沙士比亞戲劇中描寫的女性，幾百年後才出現。天才者不安於現實，感到現實給他的壓迫太重，所以他想法超出一個時代去，脫離這苦境，通過障礙而突進。於是生命的奔流，就如與礁石激撞一樣，濺出浪花，流成澗或溪，另取一種迂迴曲折的道路前進，而表現自己成功了文藝。

總之一切偉大藝術作品的成熟，都是藝術家生命的表現，沒有自私，沒有邪念，只在嘗味人生，表現人生；如同一個透明的水晶石，吸收了宇宙間無邊無際的光線，而再反射到無邊無際的空間。雖然表現自己，一方面也正是表現別人。自己從文藝創造上得了人間苦的解脫，讀者也得從這裏消磨煩惱，揀起了生命的共鳴之歌，發生無限的同情；這樣的文藝創作，才可以永遠的不朽！

犧牲

劉素心

春風蕩漾着，不覺得有些被牠陶醉了。「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古訓，不知道在我的腦海裏盤旋了多少次。本來想藉着這種宜人的時候，在功課上多用些功夫，好不辜負父母對自己遠地讀書的切望。然而對於貪玩的我，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啊。那碧藍的青天，溫和的白日，鮮艷桃李的媚態，綠柳依依的嬌態，戲清波的白鵝，擾花枝的鳴禽。都引誘的我不能去靜止。

在一個清朗的下午，心中有些鬱鬱，便毅然的拋棄了書本，找珊瑚玩去。她是我高中時候，較為和我說得來的一位同班好友。最近她因了身體的不適，不能入校攻讀，單獨的處在能表現幾個時代的家庭裏。雖然有着強烈的母愛，整日的安慰着，可是她感到的，仍舊是寂寞。因此我便成了她唯一的解悶者，所以我常出沒在她的家庭裏。馬路上和公園中也遍印了我倆的足跡。

65

匆匆的出了校門，坐了洋車到她住宅的地方去，一路上不知道想了些甚嗎，因為路途很近的緣故，不久就到了。看了看她家的大門，沒有關着，我就不待傳達的跑了進去。因為她

家裏的人們，都和我很熟悉，也就不以爲我這種舉動爲無禮。我輕輕的跑進她的臥房，用勁的喊了一聲「珊」。

『嚇死我了，那陣風把你颳來的。我還以爲你今天不來了呢』。她略帶驚異的說。

『還不是你這小鬼把我勾來的』。我頑皮的這樣說。

『今天天氣真好啊！在多風的北方，是不容易見到的』。我倆不約而同的說。

「那麼我們出去玩玩好不」？我們又不約而同的說了這麼一句。

『哈！哈！哈』結果相對着笑了。

她馬上打了盆臉水，拿出了胰子和毛巾洗臉，我有些等不住的樣子說道。

『你老是不利落，每次出門必定得有些零碎。洗白了臉，給誰看啊』。說完了便向着她笑了起來。她被我這一笑紅漲了臉說道：

你總是這麼頑皮！誰家出門，不洗臉啊。不然豈不膩死人』。

『艾！那個人羞了！把臉都羞紅了』。我驢着這樣說，於是她的臉一直紅到耳邊和頸後了爲避免她的哭泣，我不敢再鬧了，略帶些正經的催促着說。

『快洗吧！不然天就黑了』。

『完了！完了！你再等一下，讓我去個廁所』，她央求似的說。

我們並肩的走着，一面說着閒話，一面欣賞着路旁初抽芽的嫩柳，和剛吐鬚的白楊，不時的也有一兩個盪褸的乞丐，向我們奔來，灣着腰看着我們的臉色乞求道。

『兩位大姑給一個銅子吧』。

我們不管是出於憐憫，還是出於討厭跟隨的心情，也常常的從口袋裏拿兩個銅板給他們。他們接了以後，在那飽經痛苦深刻有綉紋的臉上，很不自然的微笑一下，輕輕的嘆口氣，「唉」

。當我們走到大經路上時。我對她說：

『妳看！今天路上怎麼這麼多的人。大概都是出來玩的吧』。

牲
『……………』

我不留心她爲甚麼不回答，便接着問道。

『我們到那裏去？』

『……………』

沒聽見她的答語，我還以爲我在無意中氣惱了她，待我抬起頭來，向她打量的時候，她的眼睛，正直直的向對邊的路旁注視。

『妳出甚麼神呢』。我沒頭沒腦的這樣問。

『那不是……崇……力！』她顫動的說出幾個不連貫的字來。

『誰？……』沒等着我的話說完，她早就邁到那邊去了。這麼一來，倒把我置在五里霧中，摸索不着頭腦。所以沒法子，只好不作聲色的等候她的回來。就在這時候，我的腦子裏盛滿了問號：崇力是誰？他是那種人。她爲甚麼見了他就會這樣的動心。

足過了五分鐘的光景，我在原來的地方望着，她還沒有追上他，但是她沒有喊叫他的名字，只是一味的向前追趕。她的腿看來是無力向前走了，可是她並不少作停留。我怕她摔倒，在車馬如織的大路上，我心臟的跳動，也因之加快了速度，然而我怎好向前呢。她沒曾告訴我回去，或許有不可告人的事情要和他商量。

天！她終於追上了，但是距離遙遠的我看着，她倆只是對立了不到半分鐘的工夫，她就比先從容十倍的向我走來。我奇怪到萬分，莫明其妙的自言自語說。

『這是怎麼一會事？世界上甚麼奇事都有啊。』

妳瘋狂了嗎。究竟怎麼一會事？把人急死了』。她離我還有一丈許的遠近，我等不及的這樣問了。

『叫我少爲平靜一下再說吧』。她喘噓噓的說。

她沒心和我再作甚麼賞景的玩意兒，同時在我腦筋中的那些問號，也不住的作祟，於是我首先提議說：

『咱們到附近的中山公園休息休息，你同意不？』

『……………』她沒有作聲，僅僅的點了點頭。

我倆蹣跚的走着，一直到了公園的水榭，才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在我們之間，寂靜的可怕，只有呼吸和大氣對流着。

『現在你可以詳細的對我說了』我首先打破了這種可怕的沉寂。

『一言難盡！我是從何說起呢』？她躊躇的說。

『我們有的是時間，還怕說不完嗎。隨便從那裏說起都好。反正我也不看你話語的組織如何』？半安慰，半玩笑我這樣的說了。

『好！我就胡亂的和你說吧』。等了一會她接着說。

『我簡直可以說，是一個被命運支配着的人。不！不是！我不愿意怨天尤人，但是我應當怎麼說才好呢。那只好說我生的時代不湊巧了。爲甚麼不生在前些年的封建時代？或者後些年

的未來社會。而却偏偏生在這種過度的時候呢。唉！無論如何，我是作了時代的犧牲品，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的好。她的眼睛漸漸的濕潤了，我便插嘴說。

『不必往大處想了，今天你追的那個所謂崇力的，是與你有甚麼關係呢』。

『他……：唉！……』她的喉嚨有些梗塞了，可是她並沒有等着我的催促，她接續着說。

『他是我在初中，和大學一年級的同班，他也是文科的學生。他的性情，說不上來，那樣的和我相投。在學校的時候，我倆互相的勉勵着，遇有疑難的時候，我們互相的探討着，當然啦，有意見不同的時候，我們辯論着，爭吵着，甚至於把我都氣哭了。可是正因了這些，使我們越來越接近，簡直的都離不開了』。當她很得意的說到這裏時，我插嘴說道。

『照你的話看來，那麼你們倆中間，發生了所謂的戀愛嗎』。

『得啦！你說話文明些吧』！她羞答答的這樣責斥我。

『此後又怎麼着呢』？好奇心逼着我這樣追問。

她聽了我的問話，重返到方才興奮的狀態。

『在你我之間，也用不着甚麼避諱了』。她解釋說。

『那麼你爲甚麼不早些告訴我呢』。這句話我必把牠說出來，因爲她告訴我與否，是她的自由

，我沒有責備她的權利。

她的態度有些扭妮起來，好像有甚麼不好思的話要說，我便安慰着她說道。

『珊！你和我還有甚麼話不可以說嗎。你不是說沒可避諱的了嗎』。

同學們都稱我倆是「一對情侶」她繼續的說。

他在學校裏，可以說是一位好學生，尤其是在我們班裏，沒問題的更可以稱為佼佼者了，只因了這個，就有許多的人嫉恨着他，我呢，雖然不如他好，可是也同樣的被人嫉恨着。或

者爲了這些的緣故，後來。使我們的生命史上，添了不幸的一頁，直到現在我還是含怨莫甲他們故意的來害我們，是何用意，是何心理？這又誰能曉得呢？說到這裏，她緊咬着牙齒。

『那知道快樂是不長久的。糊裏糊塗的，我們就被弄到獄裏去了。聽了法官的審訊，才知道我們是犯了甚麼赤色嫌疑。嘗了兩個星期的鉄窗風味。那時候，我簡直的都不知道我是不是還在活着。後來因爲沒有證據，才把我放了出來，至於怎麼放出來的，我也不曉得。反正是
一輛大汽車，不知道繞了多少個灣子忽然在一個黑漆的大門前站住了，走進了偌大的正房。
啊呀？我的父親是那樣的生氣的可怕，沒有動靜的坐在方桌旁邊』，她打了一個寒噤。

「他老人家問我爲甚麼作出這種丟臉的事情。唉！我的冤枉，生有百口也不能辯明啊。那時的痛苦也只有天曉得。我嚇的說不出話來，呆呆的立在父親的身邊，只有戰栗和飲泣。自此以後，我就被家中的人們監視起來了。當然啦！崇力的消息我一點也不能知道。我想念他的心，是那樣的熱烈，你曉得我是該怎麼的痛苦啊。他的影子總是縈繞在我的夢境裏，直到現在已經混過去三年多了。時光真愁人啊。在這冗長的時間裏，我曾看見過崇力的作品『詩』_一其中的主人翁，是一個女子，直寫着珊亮的名子」。她說到這裏，似乎有說不出的感傷和欣慰。

樣

「奇怪！真是機緣。那才巧呢，前天我在郵局裏，替舅母往東北拍電報，正在低着頭不知道想甚麼。忽然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跳起來向我打招呼；「珊！是妳啊！你在這裏作甚麼

牲

呀」？我看見了是他，那時我只說出了個「你」字，就不能往下說了。我的腿發抖的幾乎不能支持我的身體，我整個的心，似乎要跳出胸腔來。他的模樣除了消瘦一些外，沒有甚麼變化。不過我覺着他更比以先秀麗了。等我拍完了電報，相携到了寧園的土山上，互相注視了幾分鐘之後，就開始談我們在這三年的經過。我告訴他我是怎樣被人冤枉，怎樣被人監視，因爲心中的憂鬱，才造成現在微弱的身軀。聽了我的申述，他爲我洒了一把辛酸的淚。同時

他也告訴我，自不見我了之後，在父親的面前，也失去了信用和自由。他還說，爲了要把我倆過去留下一條深深的痕跡，所以才有那本詩的寫出。她的心情看來是那樣的不寧靜，但是她還是繼續着說。

『在我們離別的這個期間裏，他的父親觸犯了極大的錯誤。不是！可以說是他那腐舊家庭的過錯，給他鑄成了終身的痛苦。可是我們轉而一想，其過在他的父親？他的家庭嗎？他們是處在這種不良制度的社會裏，不得不把這種苦漿，滿注在他們愛子的週身啊』。

他到底是怎麼了。你直接了當的說吧，比甚麼不好。何必又招憤感呢。我不願意她發牢騷，所以打斷她的話語，這樣的說。

『就是……就是他的婚姻問題，他父親說：「如果不結了婚，就不用再到遠處去」。可是他還覺得學識不足，一意要重到北平求學，若是不聽從父親的吩咐，經濟就沒有着落。雖然他也曾數次說明這種婚姻的害處，但是他的父親，認定了，甚麼世交啦！人家是大家女子啦！違犯了父母之命是不孝啦。結果怎麼還不是雞蛋碰不住石滾。

此後他又算是一個完全的人了。然而他的心弦，也就從這時起，奏動了悲悽的哀音。他不認得她，她也從沒看見過他。他說她那愚笨的腦筋，不能爲了別人的眼色而稍動，別人的話語

，恐怕她還不能聽懂。所以結婚足有一年的光境她倆沒曾說過一句話。她絕不爲了這些而灰心，她整日價勤作，沒有厭倦的心情，也曾沒有過勞累的呼聲。奉親愛悌，簡直是無微不至。她受了禮教的洗禮，無目的的工作着，可是她終日得不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他看着她這樣的可憐。這種結合是她的過錯嗎？她也是一個人啊！他不由的便想給她以人類的同情，不時的也給她以安慰，一定的，她綿羊似的受他那溫存的撫慰。在過了兩年的當中，他們是夫唱婦隨，過着快樂的日子。現在已經有了一個歲半的孩子，他說孩子是那樣的活潑美麗，比天使更爲可愛。他倆互相可憐着，相親着……』她說到這裏，身軀往椅子背上一倒，臉色蒼白的可怕，她張着嘴，不能接下去了。

牲

『怎麼了？不舒適嗎？咱們回家吧』嚇的我魂赴霄漢，不自覺的說出了這幾個字。

『你駭那家子的怕！我是不要緊的』！她的臉色有些微紅了，似乎恨我的胆小，這樣的責斥我。

『現在他說還愛你不』？我聽見她的責斥，已經把心放在肚裏了，我的神經不能不讓我說出這一句的問話。

『他說他愛我的火燄，就是天地毀滅時，也不會息止的。他說這話的時候，態度是那樣的誠

懇。她又恢復了以往的精神回答我。

『那麼你將要怎麼作呢？』我有些替她擔憂而難過的問道。

「唉。不是我已經說過嗎，反正我是作了時代的犧牲品，雖然我倆是如此的愛慕着，我滿可以以不費吹灰之力的把他據為己有，但是那個無智無識的女人和那可憐美麗的小天使，都要為了我而失去了靠山。她也是現代在壓迫底下求生活的人，和我有甚麼分別呢。我要避免再給她加添悲痛。我還有我自己的人生哲學，不愿意蹂躪任何一個可憐的人。我的肩上還有難負

的重担，我不能再和這些勾當打交道了。爲了要避免雙方的痛苦，我將不復出現在他的目前。』這時她的言語是非常的流利，她的態度是那樣的磊落。使怯懦的我看來，怎麼不佩服的五體投地呢。

空中的晚霞，映着含苞的杏花，如織的遊人，在我們的面前經過。培花的園丁，背上負了鐵鋤，醬紅色的臉上，閃爍着兩隻發光的眼睛。向四週望了片刻，得意的哼着小調，從花徑走出園門。

肚子和時鐘一樣的知道時間，到了吃飯的時候，牠便咕嚕咕嚕的亂響了起來，我不能再和她往下談甚麼了。因為校中的規矩不許過時，我那飢餓的肚子也鬧個不休，只得立起來向

她告別。

青青可愛的山川柳，很和藹的向我點着頭，那夾着花香的微風擺動着我的布衫，直送我到校中。

螞蟻山

玉君

螞蟻山，多麼詩意的一個名字呵！一提起山，不禁令人嚮往的吧，況且又是那享着勝名的礪石山底餘峯呢？牠是那樣清幽，那樣明媚，不，這太籠統了，太抽象了，但是，這又該怎麼說呢？要想用這枝禿筆，描摹那樣輕巧的，靈活的景象，簡直是要我的命。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是怎樣地迷醉於牠呀！

山 螞 蟻

三四月天氣，不冷也不熱。星期日的早晨，你寧可少睡一會兒，同着一二個朋友，走出校門，向東拐一個小彎，再一直向北走去，雖然那道旁的綠色積水，臭到刺人鼻孔，你可以用手帕掩住鼻子和嘴，更快地跑過去。早上作着跑步，也很別緻呢。一過這，你就投入另一個世界了。

道旁一所茅屋，裊裊地升起炊烟，那烟在屋頂上繞了幾個圈，便慢慢地藏到你看不見的地方了。翡翠色的楊柳，搖呀搖地向你招手。清新的微風，吻着你底面頰。脚下的土，軟綿綿地，放散着土香。路邊的高梁葉兒剛好睜開睡眼；偶然你忘情地踩了牠底纖手，牠還彎了腰向你賠禮，牠並不像荊棘似的，咬住你底長袍不肯放鬆。可是我告訴你：上山最好穿短

衣，能穿一雙布底兒鞋呢，更好；不然，那小坡上的沙粒兒可不答應。說不定，牠一不高興，一把推下你來；那小酸棗樹也許看着你不順眼，伸出那尖而利的牙，把你底挺時髦的花旗袍咬個大窟窿。

只靜靜地慢慢地走着吧，不要和朋友講話。這一切，已夠你陶醉了，一想到身邊還有着朋友，得和她談談呀之類，這一切便索然失去溫情與甜美了。

那些岩石底排列和堆積，真叫人讚嘆不止！既不是那麼雜亂無秩，也絕不像那些笨伯似的花匠，把每盆花都剪捆得同一個模子造出來的那樣規律到令人生厭。是那樣奇妙的，自然的排列着，堆積着。大的，小一點的，尖尖的，有着滑溜溜的稜邊的，都在那裏悠閒地臥着。上邊，幾塊高而大的岩石，雄糾糾的武士一般地昂然立着。靠左邊一點，一個胖而粗糙的長形石，像小弟弟把哥哥當馬來乘似的，玩皮地騎在上面。這些各色各式的岩石身上都披了一件灰綠色的外衣，頭上又快樂地撒滿了紫羅蘭和別的小花兒。

鳥兒在枝頭清脆地歌着；小溪愉快地流動着；蚱蜢兒伶俐地在跳舞；黑色的小螞蟻不停地尋着食兒；那花兒，那草兒，你眼之所見，耳之所聞，一切一切都是生不動的，活潑的，跳躍着的。這時候，潛藏在深處的羅曼底的情熱，會不自禁流露的吧，你想高歌，你想狂

跳。你想在草地裏打滾兒，都請隨便吧，不必擔心人家會笑話你，因為這是太陽尚未趕散那殘夜的清涼的清早呵！

你跑累了呢，就躺在草地上歇一會兒吧！

太陽正從東邊山裏爬起來，你底眼前映着萬道金光。她太光明了，太美麗了，甚至使得你底眼有些兒暈眩了。那麼，轉過頭來看一下西邊吧：那兩棵柏樹，拉着手兒做着那會心的微笑。高處，那一朵朵的浮雲，淡淡的，輕輕地滑過松頂；一朵像獅子，毛茸茸的，慢騰騰兒搖擺着。再北一點。一朵像小貓，只尾巴略長了一點兒。但是，那有甚麼關係呢？反正牠悄悄地跟在後面，也不怕獅子吃。可是，當你一轉眼，這就變了，貓兒也被吞食了。顯在你眼前的是一座座高高低低的山和谷，那山坡兒上，一個駝背的老頭兒正跑着，這景象使你發笑吧？你一定想，一個老頭兒，那裏還高興爬山呢？這樣你又傻起來了，拿那頃刻萬變的行雲，和這呆板的人事牽會起來，豈不是太滑稽了？

轉開你底眼，再往南邊看一看吧！那裏，天和水擁抱着，雖然你并不能聽見他們喁喁情語，你可以自由地，隨便地想：天和水甜蜜地吻着，浪花兒愉快地追逐作戲，小蚌兒爬在沙灘上晒太陽，小蟹兒在旁邊安閒地坐着，嘴裏吐着白沫在玩味，那漁船兒……咳，不要想這

個吧；一想這，那生活底桎梏就黑影子似的落在你眼前了。

對面，從那山底輪廓的深淺，一看就知道有許多遠遠近近更高的山圍繞着你。現在，你就可以發現你正在騎着的這山，小到如同螞蟻。這樣地說明，大約你就明白這山名的意義了吧——螞蟻山。但是，這都無關，不要叫這些打擾你吧。再繼續地看；那些山頂上，都戴了紅色和白色的花冠，那裏就是桃兒，梨，蘋果……的家鄉。想到這裏，嘴裏不住滴着饑涎吧？那甜甘甘的桃兒，酸溜溜的葡萄，都生長在那裏呀。到果子熟了的時候，你到山裏去，不用花一個錢，嘗着那剛剛從樹上摘下的鮮果，清香異常，真叫你舒暢地忘懷。但是，這種思想在現在看起來，未免太早了一些。因為現在不過是剛剛開着花兒呀。那麼轉一個彎兒想想，在那雪梨花與緋桃花林中漫遊着，是怎樣消魂呵！那園主底老太太和小姑娘都會趕着你叫「洋學生，」和你說東說西；只要你不嫌棄她們，她們很和你談得來。一句話，一個微笑，都使你感到無限純樸與親切。

你靜靜地躺着，不想動一動；露珠兒送着馥郁，花兒散着清香，綠草兒吻着你底唇，蚱蜢兒跳在你臉上。這時候，你的思想不願注於一個目標，像一隻白鳥翱翔於無涯的天際，全空間是溫存與柔和，無處不可親可愛。全宇宙是和諧的音樂。這些使得你萬慮全消，又快樂

，又疲倦，你是深深地陶醉了。

教堂底鐘聲悠然地傳來了，太陽升得很高，農夫荷着鋤頭上山來了。……

你慢慢地走下來：在坡兒上，你可以看見那隱然露在綠樹叢中的一片紅樓頂，那便是學校啊。靠兩邊一點兒，那尖而高出的是教堂底鐘塔，過去這些，儘西頭，那像鋸齒的是城牆，無數鱗尺似的瓦房，安詳地坐在裏面。

這時候，可以拉了朋友底手，談一談，唱一唱吧。你不必擔心，她絕不會怪你剛才的冷落她，因為那時，她也正醉心於欣賞一切的啊！

農夫底呼嘯，在谷裏發出返響，教堂裏的歌聲正在空氣裏飄蕩着……

一九三四，十二，十七的黃昏寫於女院大樓。

雨

露芬

漆黑，熱。

窗子牢牢地關着，屋子裏蒸籠似的，他喘不過氣來。屋角的鐵絲上，艾火繩在眯眼；那烟薰得嗓子發癢，他得警着，土匪聽着了怎麼辦呢？

忽然，一道電光閃過，轟隆隆地。

電光，孩子的眼似的；轟隆隆，那慘叫一樣。一陣心裏酸痛，渾身長雞皮疙瘩。

他不願再想，然而，這景象，生了根似的，直在腦子裏打盤旋：小孩——自己的小同胞，——赤着身子，那賊東西，用足了蠻力亂抽，起，落，起……皮。青，紫，血，慘叫，那求憐的眼光；那母親，跪着，抱了頭，不敢看，那獸性的狂笑。

「小孩子玩得反了臉，也沒犯罪？我們的孩子，要你來干涉！」他想。心，如鐵針亂刺，胸口要爆裂。要是有：礮礮，礮礮，野狗却倒下！

嘩啦，嘩啦，雨點敲着玻璃。

吁了一口氣，有點舒服。

土匪不來了嗎？儘是泥，怎麼下手？牆老高的，怪滑，他想出去，雨點從額角滾下來，渾身淋水，多舒服！一想到那老太婆，心裏有石頭梗着似的。賊溜溜的眼，一連好幾天。在門口，來回來去走，往着他鬼頭鬼腦的直蹙，他心裏明白，這就是那回事。

想扭住他，打，打，起，落，——可是：，不，非打不可，她，無可原諒，做底線，害人！唉呀，不得了，她一生氣，找了那人來，可吃不住呵。商會裏都酒肉款待他們，自己呢？除了一雙拳頭……

鎮靜，少出門，可是，警的慌。

怎麼却不妥當，昨天的黃昏，房東押會回來，帶着馬弁，後邊還跟了兩個土匪呢。房東腰裏有鎗，會使，還吓的丟了一隻鞋，都不妥當，東街裏，光昨天，一連就是好幾起，老徐他們都跑到道南去住，自己呢，沒錢，不怕，：賊溜溜的眼，總叫心裏不安，沒法。所以今天偷着跑來。

倒霉，白天不敢出去，夜裏，誰敢睡？

嗓子塞了什麼似的，又是一身汗。

嘩啦，嘩啦，嘩啦，

伯伯打呼嚕，弟弟平靜的睡着，只有自己，怎也合不上眼。腦袋燒的燙手，想笑；想叫，可是不敢。

「甚麼？」脚上涼涼地，剛刀的刃一樣！心撲通通亂跳。

想推醒弟弟，怕他哭；老伯耳聾，

慢慢地，輕輕地，把脚抽縮來，摸摸，濕漉漉的，血？怎沒覺疼？敢是吓麻木了？划根洋火吧，有亮了，更糟。壯了膽子，別動。

電光，轟隆隆，嘩啦啦。

「稍進來的雨吧」。受了什麼指示似的，忽然明白過來。

可不是，雨。格格：格：自己笑起來，忽然，斷了絃的胡琴一樣，戛然停止了，這笑聲。

呼嚕嚕。

今年夏天，熱到不能喘氣。可是不敢再作海水浴。

海水？躺着却能聽見，辟騰撲通：那綠色的波紋，：那醉人的細砂：天真嬉笑着的小孩：花朵般的飛沫，：那眉月，甜靜地吻着那自由奔跑着的波浪，……：

「自由！……」想到這裏，倒抽了一口氣。

甚麼都是沈沈墊地，壓下來，壓著頭，壓著心臟……

他渴望：跳在海裏，那麼溫存的，愉快的，甜蜜的海水，吻着他的皮膚，他和徐追逐着，攢進水底下，又上來，……從底下又摸了蛤蜊甚麼的，那些帶着紅綠橡皮圈的孩子，彈水作戲，……他的思想，鳥一般飛翔着：飛到南極，穿過北歐，在晴空裏馳騁……

「完了，一切都毀了！……」

那膏藥樣的木旗，惡恨恨地轟立在海邊，想着這些，心就止不住地狂跳，要從嘴裏跳出來似的。

雨，還是不住的下

好，就是雨，只要是水……

打開窗子，微風挾了細雨，斜撲進來……涼快……舒服……

「噫……噫……：唉呀！……」外邊傳來的聲音。

聽了這，心又撲通通跳，再仔細聽去，不是那個；像一隻受了傷的狗似的，一個人在微弱的呻吟。

雨點在臉上跳舞，膀子上的水，流到炕上，席子都給濕透了。他立起來，從窗口裏，伸

出半截身子，探聽這聲音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誰?!……」老伯的聲音，額炕上的水，把他浸醒了。

「是我，」他回答，

沒音聲音。

「是阿祥。」他解釋，知道老伯是吃了驚。

「啊，……你，……是你……啊……」喘息着，這才從牆角爬回來，剛才是吓的爬進炕角去了。知道不是土匪，這才安了心。

「聽!……伯伯……誰?……」

「唉呀!……: 噫噫……」那聲音又隨了雨點送進來。

「唔，一個老化子!……: 下着大雨，沒有地方可以遮蔽，又上了癩，還不澆死?……: 挨着門去討飯，得了錢就去扎嗎啡，抽白面，自己找死!……: 也好，死了倒好……: 這樣的多死幾個……:」伯伯斷續的說，像是生氣，是咒罵。

「水……: 水」弟弟被吵醒了，喊起來。

「低聲，關窗……:」老伯忽然想到是下着雨呢，剛才生著氣，都忘記了自己是炕上的水

雨

泡醒了的。

他動也不動一下，癡子似的坐着，聽着那慘不忍聞的聲音。

小弟弟用力拖開他，好容易才關住窗戶。

老伯囉囉，弟弟吵濕，他却呆坐着，聽着他們的吵聲，耳邊只是嘈囂亂嚮，說的什麼話，全聽不見。

「土匪？——中國人；被搶的，——？中國人；被人家打的皮破血流的——自己的小同胞；老婆——？扎嗎啡，——誰？賣白面——人家。……」腦子裏映電影一般，這片還沒演完，那個又軋轆進來。

「囉囉……囉囉」……老伯他們仍在咕囔，他却聽不清楚。

「他們……不明白……不明白……」他想着，淚珠兒雨點似滾下來。

他跳下來，要逃出魔窟似的，……開了門，這時後邊有甚麼東西在沈重的咬住衣裳，那是伯文和小弟在後拉他牽着膀子，他不管，用了最大的努力掙脫了，走到外頭，泥道上，被他踩的咕吱咕吱亂嚮。……

嘩啦，嘩啦，雨點雹子似的下着……

一九三四，十二，五於津。

退婚 (獨幕劇)

徐宜徵

時間 二十二年的一天晚上

地點 K城的一個舊家庭中

登場人物

退 族長 年約五十歲一個頑固的老頭。

族長之妻 年約三十歲

激英 一個意志堅強的青年女郎年約十九歲。

婚 少奶奶 激英的繼母，一個新死了丈夫不久的少婦。

激英的姑母 中年婦人

王某 激英家中的親戚

女僕 一人

佈景 一間不十分寬大的屋子，靠牆安放一張木牀，牀上陳設漂亮烟具左邊是窗戶，窗下置抽屜桌一張，桌上排列筆硯等物，右邊牆壁下，擺着幾把雕花的木椅，壁上滿掛古色斑斕

的字畫，使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守舊的人家。幕起，族長橫臥牀上吸煙，其妻坐于牀前，姑母坐在靠牆的椅上。

族長之妻（面帶狡猾，向着姑母）大小姐：你說激英的事，該怎麼辦？依我說，我們很可不必管，由她和她那後娘去鬧去；好在她爹新死，她又不是我們教養大的，做出丟臉的事也傷不了我們的面子，只是你叔叔（回頭指族長）他一定要管，深怕她壞了一兩百年來的，書香人家的家風，失了世家的體面，但是激英又不服氣，嫌他是老腐敗，不懂新學，那裏夠得上管她？（譏諷的笑）大小姐！你看你伯伯管得下這事來嗎？

姑母（看着狀上的族長不說話）

族長（忽然放下煙槍，氣呼呼的坐起）哼！你說話真是不明道理！難道家裏人做出了醜事，人家不罵我當族長的嗎？你看見那家的子女，老子死了，不該歸族長管的？並且他老子沒有男孩，遺下的產業，沒有人承受，我正想把她們的家搬來同住，一切由我來管理，能夠容她瞎鬧嗎？能夠看着一份好好的家產，被她和她那後娘擁據着嗎？你看我管給你看看。

（又輪下抽煙）

族長之妻 是的，是的，我們應該把家搬來，別的都是小事，要是讓她們單獨的住下去，一

定要被她那不懂事的繼母，弄掉那分財產的。(向姑母) 大小姐！你說是嗎？

姑母 嬌嬌的話很對，不過，不過我想大嫂也不是壞人，只是大哥新死，她沒有心腸……
 族長 (正向燈上燒烟) 呃！你總是護着她們的。

女僕入向族長之妻

女僕 老太太！大少奶奶和孫小姐來了。

退

族長之妻似笑非笑的用偵察的眼光看着族長

族長 (威嚴的) 叫她進來！

女僕 是(下)

婚

少奶奶和激英同由窗下小門入場，少奶奶身材瘦弱，面色蒼白，眼中滿含憂鬱，穿一身黑衣服，無力的走進；激英，面上帶着沈默的表情，兩眼閃着強烈的沈着的光芒，使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剛強的有理智的青年，穿一身素服，隨着少奶奶入場。

姑母 (起立) 大嫂！你來了。

少奶奶 姑媽，你也在這裏，(向牀上) 叔叔嬌嬌，這幾天好。

激英 姑媽，你幾時來的？(向牀上) 叔叔，叔叔！

族長回頭看了一眼，一聲不響。

族長之妻 啊！少奶奶，你來了！請坐吧！（向激英）你剛由學校來嗎？

少奶奶姑母退坐靠牆椅上。

激英（溫和的）是的，我剛由學校回家，就和母親到這裏來，要和叔太爺叔太說幾句話。

族長（執槍坐起）哼！有什麼可說的？我先告訴你，你想想我們是什麼人家，能不能讓你

退

去學什麼新派，跟着一般不守家規的人亂鬧！做出些敗壞門風的事來！什麼新鮮大道理，在我們這樣人家，是不能來的！（現出極威嚴的表情）

激英（走進幾步）叔太爺！我不是來和你生氣的，請你不要動怒，我是爲了我一生的事，

婚

和前途的幸福，來和你商量的，請你容我說幾句……：

族長 什麼？有什麼可商量的？你看見過誰家的女孩子，自己來議論婚事？虧你不羞！（少

停）並且，你的婚事，是你父親從小就給定下的，三媒六證，人人都知道，只等到了年紀

，人家就來接人，現在已經是時候了，還有什麼可說的？難道你能一世不嫁人嗎？你爹雖

遺下一分財產？你能夠承受嗎？趁早不要打錯了主意！（兩眼直視激英，態度十分堅強）

91

激英（沈重的聲音）叔太爺！這件事固然是我父親定的，我知道！但這種全由父母包辦的

婚姻，是有許多錯誤的，即如張家的這位少爺，大家都知道，現在已抽上大烟！而且好喝酒，愛打牌，完是不務正業，這種人，前途能有希望嗎？像這樣的人，叔太爺！你忍心將女兒嫁給他嗎？（族長極怒，要起來阻激英說話，其妻急起止住他）還有一層，（聲音漸高）我父親才死，母親來家不久，妹妹們又小，家庭的責任，我是應該一人負起的，我不能偷懶，不能逃避，我一人的問題還小，關係全家却很大！所以，張家的事，我決不能答應。至於女子的能夠承受財產不能，這是新法律所明載的，不用……

退

族長（昂着頭兩手抱着膝）哼！倒會說漂亮話！你要管家？要想承受財產？先看看誰家有這個規矩！說什麼新法律？那除非是沒有家長的，無人統率的小家人戶才可以，在我們家是行不通的；張家的事不答應？也不能由你，總之已經是人家的人了，人家已幾次請媒人來說去，而且給了最後的警告，非於下月迎娶不可！逼得我也無法再推。

婚

激英（十分驚怒，眼中充滿淚花，面部肌肉緊張，一時說不出話來。）

少奶奶（失驚起立）叔叔！（急促的）你已經答應了嗎？

族長（冷笑）不答應怎麼辦？

族長之妻 少奶奶！你叔叔也沒有辦法啊！人家已經來逼過好幾次了；你不信，一會媒人又

會來的。

姑母 本來孩子大了，是要給人家的，大嫂！你身體不好，不要太着急了。

少奶奶 （滿面悲傷和氣憤）但是，我雖來家不久，到底是激英的母親，她的終生大事，叔叔！你也該先和我商量一句。

退

族長 （諷刺的冷笑）有什麼可商量的？不要說起吧！要是她的媽在，她還不會學得這樣不懂事，不遵家長的約束，居然和我對抗起來，還想要擁據產業，真是胡鬧！你也是大家的小姐，你們府上有這種家風嗎？我家可不行！

族長之妻 是的，少奶奶！怪不得你叔叔啊！

婚

少奶奶 （氣極而哭，顫聲向族長）我：我：爲了我的責任，和激英的對我，：我：我非幫助她不可！我要：拼：拼：我的苦命：幫：（哽咽）

激英 （忽然突前，握住她繼母）母親！你不要傷心！我無論如何，都要和惡勢力奮鬥，絕對不能屈服，請你放心；我知道你是愛我的。（扶她坐下，急旋身向族長）叔太爺！（語音剛強沈着）這事是真的嗎？你沒有得我母親和我的同意，竟允許了張家嗎？這不是成心

族長（直跳起來）你在做夢嗎？不是已經說明白了嗎？你打算做什麼？你真想去盡祖宗的臉面嗎？去看看祖宗的神主（指室外）不要忘記你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不要忘記你是一個姑娘，你在家中是不能享受什麼權利的，一切的事，全不能由你任性胡爲！

激英（怒極，滿面漲得緋紅）什麼我都知道，什麼我都懂得，我決不會做出什麼醜事，來傷你們的體面，請你放心；但是，張家的事，我絕對不能承認，我的理由，剛才已經說過，並且，再進一層，明白的說一句吧，（稍覺遲疑，略停一會，臉上忽現決然勇敢的神情

）就是，就是我和對方根本不認識，沒有相當的情誼，這種沒有感情的，勉強的結合，是極痛苦的，我決不能因爲顧全虛偽的道德，情面，而犧牲我的幸福，至於女子沒有權利，不能作主的這些話，在現在，已經不能存在了，我……

族長突前，舉手欲打激英，姑母急上前攔住，其妻拉住他，少奶奶失驚的站起來。

族長（怒極，兩眼惡毒的看着激英）滿嘴胡說！真是家門不幸，出你這種不顧廉恥的敗類！什麼我都不懂，隨你怎麼說，我只知道保持家風，家裏無論什麼事，什麼人，都該受我的指揮。

姑母 叔叔！有話好好的說，激英不是不懂事的。

女僕忽入

女僕 老太爺！王表老爺來了。

族長（與其妻退坐牀上）請他進來；（面容仍十分憤怒可怕）

女僕 是（下）

退
王某（入場，見着各人的表情，現出奸猾的微笑）表叔表嬸，這幾天好！啊！表姐和表嫂都在這裏，激英也來了！

衆人齊向他招呼讓坐，族長也略起立，王某坐於牀的一邊，和族長相對，三人都坐在木椅上，激英仍立着不動）

婚
族長之妻 表老爺！你來得正好，請你勸勸激英吧！張家的事，你是知道的，你看，好好一件事，其實張家也算和我們門當戶對，少爺也是念過書的，偏偏激英不願意，（注視激英一眼）說了許多新話，還說什麼，財產不受長輩管理的新法律啦，把她太爺氣得發昏，正在不可開交呢！唉！

95
王某（微笑）現在的時代變了，什麼自由啦，戀愛啦，一般年青人，喜歡的了不得；凡是父母定的正式婚姻，這一般新人物，都認爲是不好的，非要退婚不可，其實自己那裏找得

出好的來？說利害一點，不過是傷風敗俗的亂鬧吧了！說到管理家產，家事，也有許多新花樣，好些年青人，簡直要在家中造起反來！（轉向激英微笑）激英！請你不要怪我多嘴，你也染了壞潮流嗎？在我看，表叔對你們，是再好沒有的了，什麼都替你們管！實在說起來啊！張家的確是很好的，雖然少爺抽點鴉片，但是家裏很有錢，父親又做着官，進門就當少奶奶，享福，有什麼不好？我勸你不要鬧什麼自由，戀愛，那是……

退

激英（怒容滿面，不能再忍）表伯！你的話，未免太偏了，老實說，我不願意享現成福，

婚

（聲調逐漸憤激）我認爲，一個人因爲對方有錢有勢而嫁他，實在是太可恥了；我爲了家庭，爲了自己，都非解除這婚約不可！無論環境怎樣壓迫，我總要反抗！但是，（態度十分莊重）請你明白，我並不是無理亂鬧，和亂談自由，我也沒有愛人，……

族長（突然跳起，現出不可再忍的憤怒）甚麼？胡說些甚麼？這樣不顧體面，表伯說錯了
你嗎？這樣不懂事！真要造反了，我看你怎樣反抗，怎樣不服我管，怎樣，……

王某（立起冷笑）好個大家的小姐；（向族長和其妻）表叔表嬸，我走了，我們老腐敗，
夠不上談新學，不敢再和他說話，只可惜府上的世代好家風！（又冷笑兩聲，急下）

族長，其妻和姑母，阻留不住，少奶奶也起立，看着激英。

族長（轉身向激英，怒極）你打算怎麼鬧法？這種醜態傳出去，還成個大家人戶嗎？老實告訴你！事情已經決定，決不能由你瞎鬧，你須認清楚，我是家長，我有處治一家人的權柄！

激英（聲音哽咽淒厲）叔太爺！這件事，我：我絕對不能承認，我有理由，我要據理力爭，（聲漸激昂）坦白的說一句吧！我的婚姻，要出於我的自願，決不能因家庭的勢力，而失去我的自由，屈服於瞞頂的壓迫之下，所以……

族長（湊至激英面前怒喝）所以，所以怎樣？你要怎樣？你敢再胡說！

激英（稍覺恐懼，退後一步，但旋即鎮定，表出十分剛強的態度，聲音宏大而沈重）所以，所以我要反抗！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反抗，反抗無理的壓迫，反抗包辦的婚姻！我族長（面部表情極難看，怒極；急向牀上拿起烟槍，來打激英，激英，她沒有注意，已被打着，急向牆邊退去，姑母急來攔阻，其妻也來拉他，但樣子現出虛偽，舉動很緩慢，少奶奶急上前護住激英）這還了得嗎？簡直要造反了，我打你，我：我打了你，看你怎樣！我家中容不下你這種敗類！這種子孫！

97 姑母（極力拉開族長）叔叔！有話好說，這樣是沒有用的，請你歇歇，休息一會再說吧。

族長之妻（拉着他走，臉上的表情使人很難受）算了！算了！你不配當她們的長輩，不配

管她們的事，我早就向你說過，叫你丟開手，你總不信，這是何苦呢？氣成這個樣子！什麼家產，什麼家事，全都不要管了！人家要笑要罵，也要先從她爹罵起，誰不知道？誰能單罵你當家長的？何必硬做仇人？走吧！走吧！到我屋裏歇歇吧！你太累了！

族長（一邊走，一邊回頭怒視激英）哼！我看你鬧！我看你怎樣逃得出我的手心！真是家門不幸，出你這種不肖……

（恨恨的罵着和其妻同下）

激英頹然坐在椅上，兩眼流淚，暫時沉默。

少奶奶（一手拭淚，一手扶着激英肩頭）激英！都是我沒有出息，不能替你負起責任，才

害你這樣受苦！激！要是你……你父親在，你……你也不會……

姑母（走到她們面前）大嫂！你不要太悲傷了，凡事總可解決的，好好想辦法就是，你不要太自苦了。

場內暫時沉默

激英（沉默一會，忽然拭去淚痕，很快的站起來，握着繼母的手，兩眼泛着果敢勇決的光

芒) 母親，(聲極沉重) 你不要傷心，不要害怕！什麼事我都能做！我絕對不能屈服，我必定要打破一切惡勢力，決不做舊家庭的奴隸，我要走我的光明的路！明天，我要直接向張家提出理由，解除婚約，我們的事，只要本着理由去做，我相信，一定會成功的；我決不讓步，決不着黑暗的，家庭制度下的犧牲者！走！母親！我們回去！回去進行我們的事去！

退

少奶奶 是的，激！我相信你！我們回去，回去商量對付人家。姑媽！(向姑母) 再見吧！
你無事望常來看看我們。

激英 (扶着繼母，緩緩走去，到門口，回頭向姑母) 姑媽！再見！

婚

姑母 你們也回去休息休息，再想辦法，大嫂！你不要太悲傷了。(目送她們出去，長嘆自語) 唉！可憐！可憐！這沒有人幫助的寡婦孤兒)！(幕下)

惘然的情緒

夢 達

當我每次走出影院的時候，在熙來攘往的人叢中，一直走過幾條胡同；甚至走上了電車，過了一程，從電車上下來，而再踏上洋車，路上縱然經過這幾番週折，但是被銀幕上最後湧現出來的一個「完」字，所充滿了胸襟那縷惘然的情緒喻，是永久也不能幻滅啊。

真的，所謂那個「完」字的力量，的確是，大極了。從這一點上就可以證明出來，從影院帶回來的東西，除去惘然，則就沒有再比這還特別一點的情緒了。然而假如這一回看的是悲劇，在眼角上，或者還能有一些淚痕的存在，心絃上也許停留着幾許惋惜的餘音。否則看的若是滑稽影片；或者是平凡得連一點刺激性都沒有的那些片子，簡直與其說精神上得不到相當的代價，勿寧說在時間，經濟，上都有更絕大的損失。

誠然半天半天的坐在那大衆靡聚的場所，空氣既不流通，坐位又是那樣擁擠，至有看的片子再不滿意，而結果是把時間都白白的犧牲了。並且心裏該是怎麼的無聊，不還是怎樣的無聊麼？

近年來由西洋滲入中國許多富於靈感及魔力的影片，而成年在各大都市的影院裏——輪

流演映，以致搖撼了中國無數青年底心。這並不單限於有閒階級，就是成日家窮忙交迫的窮學生，也要乘着他們星期六，星期，這兩天的餘暇去看一看電影；拿着任何東西都舍不得買的錢，而懷滿了熱望——去看電影。所以一個城市裏，相隔不遠，同時開設着好幾個規模龐大的電影院，每天大約早晚三場，而每場的觀衆，也總不能使影院的坐位，感到特殊的冷落，空虛。關於這畸形的發展，實是社會上呈現出來的一種病態；不可治療的病態。說這話並非是：完全否認電影是人們應當享受的娛樂，假如偶然遇到一個多數人全以為有價值的片子，那末也是不能把牠輕輕放棄的，而很應將時間節省出來去看一看，並且把多數人賞識的情緒，歸納起來，與自己的情緒較量一下，是否相同。無論什麼事情，都必須先有一種意義的存在，不然的話，那真夠所謂盲從了。

惘然的情緒，又如游絲般牽動了我的記憶，啊，時間是今年的初夏，在光明社會曾經看過一個名盛一時的片子，「小婦人」，當此片還沒露演之前，則每日替牠鼓吹的報紙，已經是雪片般的飛來了。於是「小婦人」三字，便深深的印上了每一顆心，因為據說此片有文學上的價值，所以凡是自命為文學家的人，或者是中，大，的學生，若不設身處地的去領教領教這部片子的內容，假如一旦在別人的面前說起來，都是很覺着歉愧的。所以差不多每個人

全下過這樣的決心：無論如何，在可能的範圍內，飯少吃一頓是沒有什麼的，然而惟獨「小婦人」是：不能不看的，由此很可體會得出社會一般，對於牠確有一種不可截止的熱狂了。報上還這樣的提到過呢：

「南開女中主任黃太太，爲豐富學生知識，充實文學及藝術的興趣，曾經自抱奮勇去和影院交涉，而特別爲其學生開一早場，並且票價亦特別減低云。」

雖然普通人得不到這樣的機會；也享不到這種權利，但是爲了好奇心的驅使，亦全是爭先恐後的去觀光。即使我這不怎樣喜歡看電影的人，心裏還有些爲牠所打動呢。

恰巧那天是禮拜六，我和岳本想約着老溫去看所謂哄動全城的「小婦人」。誰知道老溫偏冷靜那末使人掃興，她躺在宿舍的床上曬着：

「……我不想去看，什麼小婦人，老婦人的，那全引不起我的高興，別聽他說的天花亂墜，事實上未必一定使跑去看她的人們都滿意，現在你們要去看她，所以我也不能不替你們對那片熱烈而期望的心可憐……」

老溫的話是這樣不斷頭的講着，加上她那快而又細的四川調，使人聽來真個氣笑皆非，然而我真有點生氣，當她那套話將一開始說的時候，早就把皮鞋，長衫，全送到她的床上了。

。可是直至話已說完，還不快起來換衣服，眼看着表的針兒已經指到兩點十分了。況且從河北到法界，至少需要半個鐘頭，你想在本欲達到目的的心頭上，是該要感到多麼的焦灼啊？「……………」假若再只願坐在屋裏和她搗亂，看情形一定得把學生減半的小婦人錯過了。……：「……………」心裏這樣一想，她不去活該，我今天是一定要去的，於是我和崑坐車匆匆，跑到光明社，這時已經兩點半了。當一進那個路口的時候，遠遠就看見光明社的門外，早已站滿了人，費了好大勁，擠進去一看，還沒起始售票呢。

當時假如到外邊走走去罷，但惟恐回來買不着票，在裏邊站着罷，又真擠得難過，結果沒辦法，既然來了就只好認耐着罷，好在同學來了好幾十，談談話也可以幫着時間過去的快一些。

初夏的天氣，本來就很熱，可是人多了一擠，更把溫度增加了不少。票是起始在賣了，而買票的人，裏一層，外一層的，把個櫃台圍得連氣都不通，校章是半價票的執照。有的男學生，擠到前邊去，代替後邊的同学買票，於是他把所有的校章，全掛在衣襟上，真的，我以為這些怪像，比看電影還有意思呢。

怒潮般前推後擁的人，是漸漸的散開了，我好不容易買到手一張前排票，票雖買到了。可

是因爲前一場還沒有散，所以只好在入場的門外等候着，你也想挨近了門，他也想挨近了門，結果那些人都相互的擠着，使人看了真可笑。爲防護這個門的起見，由一個似乎看慣了這種情形的茶役，他把背靠在緊閉的雙扉上而面對着擁擠，掙扎，的羣衆，然而在他的臉上，却尋不出一絲驚奇的微笑。

當我們爲避免那種緊張的空氣，早到遠處站着去看熱鬧了。真有意思的很啊，一個年齡彷彿十五六歲的男孩子，看來好像是個中學生。他有着碩大雄偉的體格，然而從他口中說出來的話，却異常滑稽尖苛，雖然他被擁擠在人叢中，但是呼叫的聲音，仍能傳達到附近的週遭。

惘 然 的 情 緒

門開了，一剎間，前排早已坐滿了捷足先登的顧客，結果我把買的前排票又換成了後排。銀幕上起始在開演「小婦人」了。一幕幕從滿含着熱望的視線中，迅速而聯續的幌過去，由於片中的情節，背景，技術，的幾方面綜合起來，都可以說給與我的完全是一種失望，論到這部片子，固然不壞，不過在我個人對牠的興趣是極其淡薄的，然而在特別賞識牠的人的眼裏，也許認爲牠是一部成功的影片。

負興而來，敗興而返，在暮靄蒼茫的歸途上，車輪震動着不寧的情緒，突然想起於未來

之前，老溫躺在床上，說的那些話，啊啊！這才承認她不愧作個將來的預言家。

固然電影在藝術的立場上，確堪給人一種柔美的調濟，和靈感上刺激，這是說把電影當作了正當娛樂的人，而與此相反的，則是過走極的份子，因為他們把這種娛樂，全看成了無聊的消遣。

有一般人，根本就沒看重自己，因之在他們肩上市所負的責任，在社會上應盡的義務，差不多都是那樣等閒的忽視着。爲了他們的思想向來不往正當事業上集中；而皆往歪曲之途上傾向，假如長此以往的去，在青年人的心理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危險的趨勢，當此國難嚴重的期間，希望我們中國的青年，也有覺醒的那一天，而毅然決然的擯棄了那迷人的場所，而埋頭苦幹自己應作的事業。

什麼叫作「無聊」，假如把你的時間看得寶貴一點，不肯隨處亂擲，那末恐怕「聊」是總會有的，比如說：當你閒的不得了的時候，滿可找一本自己喜歡的書讀一讀，或看一看報紙，既使遊遊公園，那也是很於身心有益的，至於解決所謂「無聊」的問題的方法倒很多，不過這只看你會不會採取。

所以又何若老遠的跑去看電影呢？把時間，金錢，全消麼在那夢一般的環境裏！當那個

「完」字從銀幕上湧現出來的時候，在你的心裏不還是充滿着一腔惘然底情緒嗎。

九月九日

一個人的速寫

曉詩方

他的唇邊常含着勝利的微笑，他像個畫家，當着一隻輕巧的燕子，穿透了白雲的時候，他是那麼「內行」的述說那美麗的線條。他像個詩人，當着澄清的月光灑在暗紅的楓葉上，他會充滿了幽然的情緒，甚至於歌唱出一些秋的诗句來。興奮了，他曾握緊拳頭，向空中一揮，像個戰場上的英雄，在招引他的兵士。排解你的苦悶，他是溫良的慈母，矯正你的錯誤，他是嚴厲的導師。

想念你的時候，他會立刻起身來看你，即使是千里的距離。及至他想到另外還有更大的使命，他又會對你毫不留戀的飄然而去。他很少有過悲哀；但有時在他認為這是值得悲哀的事，他也會大滴的眼淚，從眼角上滴下來。他從來不消極，五分鐘的灰心，反能增加他積進的勇氣。

是非在他永遠是清楚的。假如他是對的，他一定百撓不回，必需作到全盤勝利為止。假如他是不對的，他却能很坦白的認承他的錯誤，接受對方的指摘。他絕不陷害任何人；但當他發現某個人對他有陰謀的時候，他是毫不客氣的給與重大的打擊，假如這個人覺悟而反悔

了，他却又能全無芥蒂的諒解他的過失。

他一點都不同情那由於本身不健全，而陷於苦痛的人；但遇有一技之長，而又肯向上進的青年，他能罄其全副的力量，幫助完成，你所欲完成的事件。他知道經濟是生活的基礎；但他既不接受非分的收入，更不節流以作積蓄。他是一個抱着「寧缺勿濫」的主義者，對於任何事物都不牽強將就。

他沒有超過一點鐘以上的時間，浸入於陰沉的狀態中，只要你允許他把他所要表白的意見整個的傾吐無遺，不久，他依然是充滿了孩子的歡欣。有時他連續着幾天，都是腦子不停，口不停，手也不停的，作着許許多多有意義的事；但有時他一天什麼事也不作，只是微笑的對着你，把那一串一大串奇奇怪怪的好聽的話，吹進你的耳聚裏，不，簡直是吹到你的心坎上，引得你笑的直不起腰來，於是他感到輕鬆的愉快了。

他具有強熱的生活力，他是一個三十左右的年青人。

一封

馨 沈

××：

接到來信，不禁訝然，我知道，你是誤解了我。的確，我近來的態度，是有些異樣；或者在你看來這異樣的轉變，便是我生命途中的一個危機，因此你便很忠誠的用「改造環境」「認清生命」的偉大光明的言語來指教我。雖然這是你的誤解，但是我依然感謝你記念我的誠意！爲要使你了解我近來的態度，我不得不向你作一次解釋了。

你擔心着我最近言語的悲觀，動作的消極；唯恐這種無生機的聲調和色彩，便會薰染了我的寶貴的青春時光！你的確誤解了。我的態度所以不能興奮之故，並不是悲觀消極的人生觀所作弄的；這是我揭穿了社會的底層，暴露了社會的醜惡；在表面上只得用這種態度，去應付一切去周旋一切了！其實在我的內心中何嘗不燃燒着熱烈的生命之焰！這是矛盾的言語吧，然而這種現象却是我的經驗的收穫呢！你的疑問的集中點就在此處，而我的解釋的重心也未嘗不着眼於此。

爲了生活的掙扎，慾求的滿足，精神上已飽受了劇烈的創傷。這生命的旅途上，是這樣

的黑暗險峻！當我踏上了生命之路時，幻想着的是美麗的夢境，遙望着的是燦爛的希望之花；但是呵！旅途上滿佈着阻礙你的利器！暴露的只有冷酷和卑劣！加之命運之神，一刻不停的來摧殘你剝奪你，因此我的生活態度便轉變了。請你不要誤會，這轉變並未非是退縮或消極，而是我要用冷靜的理智，去和一切惡勢力奮鬥，用嚴肅而沈着的態度去探討一切去尋求一切。的確，我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了精神方面的摧殘和心靈方面的痛傷。現在，只有冷靜的理智，作我生命上的唯一保障！本來，人類是要在苦悶的環境中，方能感到生命的存在。我們試看，人的生命波上，是有着無盡無休的暗礁或峭石，當你生命力在熱烈的飛躍衝動時，環境和一切的勢力，便時刻的來阻礙你，這時你便混入了生命的戰鬥漩渦，作一個永戰不息的爲生活戰鬥之戰士；即使你的精神受了無限的創傷苦痛，但是你仍要捧着破碎的心靈，去和環境爭鬥！你的生命力的表現，雖緣在此；然而精神上所領受的摧殘，也可想而知！受了環境剝奪後的我，便毅然決然的拋棄了用情感分子燃起的生命之焰。現在，我要建設起用冷靜的火焰，燃燒出的生命之力！你知道嗎？你只片面的認識了我的表面冷靜，却忽略了我的整個的生命之力！我對於一切都抱有深刻的不平 and 絕大的懷疑，這不平和懷疑，只有鬱結在心田中的可能！結果，遂有了這異樣的轉變！

金錢的勢力支配了社會的一切，它只能轉移生活而且能估價生活。一般人有了金錢的助力，便來藐視一切，高傲一切，用那冷酷殘暴的手段，來高壓你剝奪你！你就是有着復仇的火焰，他也會用金錢的勢力，來捕滅你的！我對於他們只得發一聲冷肅的訕笑！這或者是苦痛中的慘笑，高壓下的風涼話吧！然而我總是覺得他們是醉生夢死者，根本不能了解他們的生命，以及整個的宇宙！這固然是我的主觀見解，自我的感情色彩的流露，然而這都是依藉着我的經驗的印象而產生的。假如揭開了社會的底部，暴露着的只有虛偽，欺詐，和險惡，表現着的只有互相猜忌彼此攻擊的一團戾氣而已！固然，在生命的旅途上是無須揭破一切，暴露一切的，如此方能感到生活的樂趣，猛進的生命之力；但是這樣的步徑也難免要發生缺欠的，這缺欠便是不能澈底的認識一切，明晰的理解一切，在他們的面前燃燒着的只是一團熱烈的火焰。現在，我却要用這冷靜的理智來減低這熱火的高溫。

生命的途上不時的會有着希望之花，在遙遠之處誘導着你的，這時你便會不顧聲嘶力竭的奔向此花，待你走近了她，她或者變得枯敗了，或者連枯敗的花痕都找不到，而只剩下一片空虛！這時你是否就要含着悲傷的失望之淚，握着這一束枯敗之花，傷心地向回路走來？不，這種態度，是決沒有成立的可能；，既如此，不如任憑這希望之果，是空虛的或枯敗

的也好，是充實或鮮麗的也好，我決不帶一絲的悲痕或笑容來供獻給那作弄我的命運之神！我已把成敗看作必然的路徑了，我絕不因成敗之果而影響到我的精神和心靈！

當我踏在生命的途上時，在中路上，假如有着荆棘和峭石，我不防着一些堅厚的服裝，踏過荆棘，邁過峭石，冷靜的向前步進！在中路上，假如有着譏諷的面孔，唾罵的罵聲，殘酷的冷笑，我如願意參觀他們的面孔和態度的話，不防只淡淡的瞥他們一眼，不然，我儘可一聲不響的向前步進！在中路上，假如獲得了鮮麗的美果，我決不欣躍的把它放在平坦的途上，以待後至者的收取！在中途上假如發見了枯敗之果，我也決不灰心的而把它放在荆棘之中，以待後至者重去採取培植！你知道我不願把鮮美的紅色看作慘淡的灰色，然而我也不願把慘灰的顏色來看作鮮麗的玫瑰之色！

所說的太偏見了，也許在這裏面發生了很大的錯誤，然而爲要使你不要片面的認識我，所以便向你作這樣的一番報告，希望你隨時的指教或批評吧！

盲人之歌

璩詩方

聽說世界上也有光明，
這於我將成爲永遠不
可思議的奇蹟。

自從那一天陷入這黑暗的地獄，

這把「三弦子」便是我生活上的倚傍，

我懷着牠走遍了長街，踏盡小巷，

畸零的人啊！

走着崎嶇的路徑。

遙遠的更聲，

顯示着夜的深沈，

我調起弦索，

隨着指尖上的撥弄，

時而幽咽，時而鏗鏘，

但我並不是間情的奏曲，

使得人們舒暢！

也不是在表現藝術，

希望人們來鑑賞！

這弦上的聲音，是心頭的憂傷！

像這樣黑暗的人生，我委實的

受不了，我飢渴的需要光明！

我是向着他們吶喊，

給那些和我一樣生活在黑暗

裏的人們，

一些警醒，一些興奮，

大家共同起來向上帝質問：

爲什麼造成這一羣悲慘的命運？

我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憐恤，
我們需要的是光明！
不再作畸零的人，
走那崎嶇的路徑。

揚子江

環詩方

她悠然的展開了偉大的懷抱，

含着嚴肅的微笑，

胸中泛濫着溫柔的波濤，

沒有厭倦，也沒有畏縮，

老是那麼平靜的向前流着，

已往的絲毫不曾有過留戀，

她是一個未來的追求者！

她不吝嗇，也不偏袒，

只要是個同調，

她都是一樣的施與

推動你們向前。

她有時興奮，有時怒吼，

那燦爛的浪花，

正是她美麗的靈魂。

偉大的奇蹟，

你給與人生多少的啓示呵！

秋天在武漢，差不多天天飄泊在大江之上，我是默默地接受着她的有力的啓示。

一九三四，十一，十八，

古近體詩十五首

初冬雜感

張智敏

光陰荏苒一年終，年年歲歲四時同。四時滲變週復始，誰能不念造化功？春日花開好顏色，秋後草木凋零中。冬來萬物皆閉塞，寒時我欲問天公！可能爲我施其靈？垂柳常綠花常紅。

端陽節感懷

張智敏

靈均絕世下三湘，萬姓於今祭不忘。吟咏多緣無計策，流連未必是清狂。前朝得失難追問，近代賢愚足較量。一自玉蘭摧折後，人間何事慶端陽！

秋懷 五古

陶祖堯

更深獨靜坐，燈影何煌煌！庭前風吹樹，落葉敲迴廊。蟋蟀鳴聲悲，唧唧傍我床。天寒衣衾薄，遊子思故鄉。

端陽節感懷 七律

張文焯

無風扇暑火炎天，蒲酒添香似去年。檻外榴花紅艷艷，盆中萱草綠芊芊。呂伊空有匡時

徬，湯武何來問世緣？今日筵開呈角黍，空憑湘水憶前賢！

盛春

王汝英

花時輕暖雨霏霏，南國鶯啼綠又肥。正是踏青芳草地，幾人纔去幾人歸？

思家

前人

黃昏日落柳風輕，獨倚朱欄淚欲盈。遠客那堪春月夜？銅龍聲間杜鵑聲。

風雪行

劉淑珍

塞上塵沙飛漠漠，隨風滿地亂石躍。河川凝結冰如鐵，愁雲慘澹神鬼愕。紛紛雪似梨花開，傾刻之間平溝壑。空中有鳥寒且鳴，行人裂膚指欲落。念彼朱門酒肉客，千金貂裘尤呼薄。瓊閣置酒詠詩謔，吟雪賞梅琴絃作。豈知塞上戰士寒，露膝赤足衣裳單。羽書夜至操戈去，腹饑飯熟不及餐。無數健兒軍前死，美人帳下謔舞歡。君不見風雪紛紛滿關山，古來爭戰幾人還，將軍撫劍淚成班。

日歿

孔連英

日歿西山月似眉，月光原與日相隨。人生送日復迎月，銷盡年光最可悲。

思親

孔連英

山川相隔絕，日暮怨無垠。舉目無相識，躊躇見淚痕。

初夏

孔連英

飄風送晚涼，時見楊花落。入夜雨聲聲，一燈人獨酌。

雨後

暉

朝雨初晴柳色新，梨花滿地掩殘春。簾外呢喃雙燕子，幾聲喚醒畫樓人？

一九三四，十二，二十八錄舊作

初冬雜感

章瑞琪

今夕何夕歲之末？北風淒淒冰花落。遊子衣單錦衾薄，家山望望書塵託。行人何事遠相招，尋梅無計過溪橋。園中衰柳皆惆悵，亭前綠竹自清高。寄語綠林休相驕，春風明月到柳條。

風雪行

前人

狂風凜冽塵沙多，紛紛白雪易山河。風雪不宜人行路，怪他漁父披煙蓑。特出新調歌郢歌，陽春白雪誰能和？對景恨無詠絮句，遙望紅梅生南坡。

春怨

前人

小院春空暮，閨中願又違。落花能返樹，不信遠人歸。

傷春

細雨斜風裏，林花點翠苔。畫梁雙燕子，猶解共春回。

前人

是非終有天知道

托爾斯泰著
軍 零譯

佛拉底米爾城中，住着一個青年商人，名叫伊凡，地米吹區，阿克希奧諾夫，他自己有兩個舖子和一所房子。

阿克希奧諾夫是一個美男子，長着一頭美麗的卷髮；善於談話，並且很喜歡唱歌。當他年青時他極好飲酒。喝得太多的時候，就要發酒瘋；但是在他結婚之後，除了偶爾喝一點以外，平時並不飲酒了。

一個夏天，阿克希奧諾夫要到尼茲尼市去做買賣。當他和他底家人辭別的時候，他底太太對他說：

『伊凡，地米吹區；今天不要動身吧！昨夜我做了一個關於你的惡夢。』

阿克希奧諾夫笑着說：『你是怕我在市上飲酒啊！』

他底太太回答說：『我不知道我怕的什麼；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做了一個惡夢。我夢見你從城裏回來，當你脫掉你底帽子時，我看見你底頭髮已經變成灰白色了。』

阿克希奧諾夫又笑了起來，說道：

『那正是一個吉兆。看我能不能把我底貨物完全賣掉，並且從集上給你買些禮物回來。』

所以他就辭別了他底家人，將車子向着市上趕去。

在半路上，他遇見一個相識的商人。晚上，他們便投宿在一個旅店中。他們在一起喝完了茶以後，就到相連的兩個房間裏睡覺去了。

阿克希奧諾夫不慣於晚睡，並且他還想在清晨氣候涼爽的時候趕路；所以在黎明之前，他就叫醒了車夫，告訴他把馬牽進來。

於是他又走到住在旅店後面小屋裏的店主那裏，付完了店錢，又繼續他的行程。

差不多走了二十五哩的光景，他們停下車來喂馬。阿克希奧諾夫在旅店的過道中休息了一會兒，就走到門廊來命人熱壺茶，自己却拿出六弦琴來彈。

叮鈴！叮鈴！忽然跑來一輛馬車，一個官員從車上下來，有兩個兵士跟在後面，走到阿克希奧諾夫面前盤問他。問他是誰，從什麼地方來的。阿克希奧諾夫都很詳細地答覆了，並說：『你願意和我一同喝點茶嗎？』但是那個官員仍繼續盤查他，問他道：

『你昨天是在什麼地方過的夜？只有你自己呢，還是和着另一個商人？今天早晨你看見

那個商人了嗎？爲什麼天還沒亮你就離開那個旅店了？」

阿克希奧諾夫很奇怪他爲什麼要問這些話；但是他把經過的詳情都述說了；並且又說：『你爲什麼拿我當作賊盜一般的盤問着？我是出外去做我自己的生意，並沒有盤問我的必要。』

於是這位官員，叫着兵士說：

『我是這一區的警察官。我盤問你是因爲昨天和你在一起過夜的那個商人，喉管被人割斷了。我們必須要檢查檢查你底東西。』

他們走進屋去，兵士和警察官解開阿克希奧諾夫底行李來檢查。警察官忽然從一個袋子裏抽出一把刀來。囑着說：

『這是誰的刀？』

阿克希奧諾夫一看，看見從自己底袋子裏拿出一把帶有血蹟的刀子來，因此非常的驚訝

：『這刀上怎麼會有血呀？』

阿克希奧諾夫竭力的要想回答，但是他幾乎連一個字都吐不出來了。只是囁囁着說：

『我……我不知道……不是我底。』

於是警察官說：『今天早晨，有人發現那個商人躺在牀上，喉管被人給割斷了。你是唯一能做這件事的人；因為門是從裏面鎖的，並且沒有別人在那裏，這兒還有一把染有血蹟的刀子在你底袋子裏。你底臉色和態度已經顯出你做了壞事的樣子。告訴我，你是怎樣殺死他的，你偷了他多少錢？』

阿克希奧諾夫立誓說他沒有殺人，他說他們一同喝完茶之後，他就沒看見那個商人，又說他除了自己底八十盧布之外，沒有別的錢，那把刀也不是他底；但是他底聲音斷斷續續的，臉色也變成灰白了，並且因驚懼而顫慄起來，就好像他真犯了罪一般。

警察官命令兵士把他綁起來放在車上，當他們捆起他底雙足把他丟到車裏的時候，他在自己底身上畫十字（表示誠心祈求上帝祝福和領導的意思）並且哭了。起來他底錢和貨物，都被別人給拿走了。他被送到附近的城裏，監禁近來。官廳又到佛拉底米爾去打聽他底品行。那城裏的商人和住民們都說他從前愛喝酒，虛度歲月；不過他是一個好人，於是審判開始了：他被控有暗殺瑞阿詹商人並行搶二萬盧布的罪。

他的太太很失望，不知相信什麼是好了。她底孩子們全都很小，還有一個尚未斷奶的嬰

兒。她帶着他們到她丈夫被監禁的那個城裏去。最初當局不准她看他。經她多次哀求之後，才得到官長允許，而被領到裏面去。當她看見她丈夫穿着囚服，並且還套着鎖鏈和一些賊盜囚犯們關在一起的時候，她暈倒了，半天沒有甦醒。後來她拉着她的小孩們，靠近她的丈夫坐下。她報告訴他家中的一切情形，又問他所遭遇的是怎樣的一回事。他全都告訴了她。後來她又問：

『現在我們能謀什麼辦法呢？』

『我們應當呈請沙皇，不要讓一個無罪的人受死。』

他底太太告訴他說，她已經上了一個請求書給沙皇了；可是沒有被接受。

阿克希奧諾夫沒答話，只是顯着沮喪的樣子。

於是他底太太又說：『我夢見你底頭髮變成灰色，並不是沒影的事啊，你還記得嗎？那天你不應該動身。』她一面用手指梳弄他底頭髮一面說道：『最親愛的凡亞！把真情告訴你底妻吧：當真你沒有幹這事嗎？』

『連你也懷疑我！』阿克希奧諾夫說着，把臉藏在手裏，大哭起來。後來一個兵士走進來說，他底太太和孩子們應該出去了；於是阿克希奧諾夫和他底家人道一聲最末次的『再見

。』

他們都走了以後，阿克希奧諾夫想起方才說的話來。當他想到連他底妻都懷疑他時，他便自言自語地說：『現在似乎只有上帝知道真情，我們只有求訴於他，從他那裏我們能得到仁慈。』

所以阿克希奧諾夫，不再寫什麼請求書，放棄了一切希望，只是祈禱上帝。

阿克希奧諾夫被判應受鞭打，並須送至礦上做苦工；所以他被人用皮鞭打了一頓。當他那鞭傷痊愈之後，他便和別的犯人一塊兒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了。

阿克希奧諾夫在西伯利亞一直過了二十六年犯人生活。他底頭髮白得和雪一般，鬚鬚長得長而且稀，也變成灰色了。他所有底樂趣都失去了，腰也彎了，走路也慢了，很少說話，從來不笑，但是他常常地禱告。

在監獄中阿克希奧諾夫學做靴子，並積蓄了一點錢，他便拿這錢買了一本聖人傳。當獄中光線充足的時候，他就讀這本書。星期日在獄中禮拜堂裏他便念經訓，並在唱詩班裏唱詩，因為他底聲音還很好。

監獄當局很喜歡阿克希奧諾夫，因為他底性情很溫良，他底同伴也都敬重他。他們叫

他「老爺爺」和「聖人」。當他們向監獄當局有所請求的時候，他們總是請阿克希奧諾夫作他們底代表，犯人間者有什麼爭端發生時，也都請他糾正和判斷。

阿克希奧諾夫總得不着他家中底消息，甚至於他連自己底妻子和兒女的生死存亡，都不知道。

一天，獄裏又來了一批新囚犯。晚上舊犯人都圍聚在新犯人底四圍，問他們是從什麼城市或鄉村來的，犯的是什麼罪。阿克希奧諾夫也在其間靠着新犯人坐着，帶着一付抑鬱的神氣聽他們講話。

新犯人中有一個身體高大，健壯，年約六十歲的老人。他那灰色的鬚鬚剪得很短，在那裏講述他被逮捕的原因：

『朋友們！』他說：『我只騎走了一匹套在雪車上的馬，就被人捉住而告我偷竊之罪。我說我騎走了那匹馬，只是爲了能快一點到家，到家以後還要放他回去的；況且那個車夫還是我的一個朋友。所以我說：『這沒有什麼錯呀！』』不：』他們說：『你是偷的！』但是我從什麼地方怎樣偷的，他們却說不出來。有一次我的確做過一件錯事，按理說早就應該到這裏來了，但是那個時候，我沒有被人發現。現在我倒無緣無故的被送到這裏來。：：：：：！』

我告訴你們的都是些瞎話。從前我曾來過這裏，不過住的時間不大久。」

『你是從那兒來的？』一個人問。

『佛拉底米爾，我底家眷都是那城裏的人，我名叫麥考，他們也管我叫希米奧尼區。』

阿克希奧諾夫抬起頭來說：『告訴我！希米奧尼區；你知道佛拉底米爾商人阿克希奧諾夫們底事嗎？他們現在還活着嗎？』

『他們底事？我當然知道。阿克希奧諾夫們很有錢，雖然他們底父親似乎和我們一樣也是一個囚犯被放逐在這裏呢。至于你，老爺爺！你是怎麼來的？』

阿克希奧諾夫，不願訴述他自己底不幸，他只嘆息說着：『爲了我底罪，我已囚在獄中二十六年了。』

『什麼罪？』麥考，希米奧尼區問。

但是阿克希奧諾夫只說：『唉！唉！是我應得的罪。』他不願再多說了；但是他底同伴却告訴了這位新犯人，阿克希奧諾夫是怎樣來到西伯利亞的，怎樣地遇着一個人殺死了一個商人，而將一把刀子放在阿克希奧諾夫底東西裏，因此阿克希奧諾夫便不公平地被定了罪。

當麥考，希米奧尼區聽了這番話，他看看阿克希奧諾夫，拍着自己底膝蓋叫說：

『啊！奇怪！真奇怪！但是，老爺爺！你怎麼長得這樣老了？』

別人問他爲什麼如此驚奇，莫非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阿克希奧諾夫。但是麥考，希米奧尼區沒有回答，他只說：『真奇怪！我們能在這裏遇見，孩子們！』

這些話使得阿克希奧諾夫很驚異，以爲這個人也許知道殺死商人的兇手是誰；所以他說：『希米奧尼區，也許你聽說過那件事。你從前見過我嗎？』

『流言傳遍了各地，我怎能聽不見呢？不過時間已經隔得太久，我把聽說的全都忘掉了。』

『或許你知道殺死商人的兇手是誰？』阿克希奧諾夫問。

麥考·希米奧尼區笑着答道：『當然是袋裏發現藏有刀的那個人了！如果是別人藏的，俗語說得好：『沒被捉住不算賊。』袋子是枕在你底頭下，別人怎能把刀放進去呢？那一定會把你驚醒的。』

阿克希奧諾夫聽他說了這番話，覺得殺死那商人的一定是他；於是站起來就走了。阿克希奧諾夫那天夜裏一夜沒有閉眼，他感到異常地不快。各種幻像都湧上他底心頭：他看見她底妻子就好像在他底面前一般，她的形像就和他要到集市以前與她辭別時的樣子相同。她

底臉；她底眼，都浮現在他底腦海裏；他聽見她說話，他聽見她笑。後來他又看見他底孩子們，還是和從前那樣的小：一個穿着一件小外衣，一個抱在他母親底懷裏。最後，他又想到他從前年青和快樂的樣子，他記得他怎樣地坐在他被捕的那個旅店門廊中彈琴，怎樣地失去家人底照應。他又想見到他被鞭打的地方，執刑者，旁觀的羣衆……鎖鏈，囚犯，二十六年的牢獄生活，和他自己早衰的樣子。這種種的思想使他非常悲慘，以致於他都預備自殺了。

『這全是那惡徒幹的事！』阿克希奧諾夫這樣想着，十分地怒恨麥考，希米奧尼區，心裏極想去復仇，就是喪失自己底生命亦所不惜。他終夜反復地祈禱，但是心裏總得不到平安。白天，他絕不走近麥考，希米奧尼區，連看也不看他一眼。

就這樣又過了兩個星期，阿克希奧諾夫夜裏總不能睡覺，他心中難過得都不知幹什麼是好了。

一天夜裏，當他在獄中散步時，忽然看見有些泥土從犯人睡的牀架下滾出來。他站住腳想看個究竟。麥考，希米奧尼區突然從床架下爬了出來，用一副受驚的面孔看着阿克希奧諾夫，阿克希奧諾夫想要不看他就走過去；但是被麥考，希米奧尼區一把抓住他底手，告訴他說他在牆脚下挖了一個洞，土都裝在長統靴子裏，每天出外做工的時候，就把它倒在路上。

「老先生！你如果能保守秘密，你也可以和我一塊兒逃出去；假若你洩露了我底消息，他們一定要打死我的。那我首先要把你殺掉。」

當阿克希奧諾夫看見他底敵人時，他氣的都發抖了。他將他底手拿開說：「我沒有逃跑的願望，你也無須殺我，你早就殺了我了。至於告你不告——還要聽上帝底指引。」

第二天，犯人們被帶到外面去做工的時候，押解兵看見不知從那個囚犯的靴子裏倒出一些土來；於是大搜監獄，終乃發現一個地道；因此獄官來審問全體犯人，問洞是誰掘的，他們都說不知道。知道的人，都曉得如果要說出來他一定要被打死的；所以都不願把麥考，希米奧尼區說出來。獄官知道阿克希奧諾夫是一個正直的人，最後便轉身問他道：

「你是一個忠誠的老人，在上帝底面前，你告訴我，洞是誰挖的？」

麥考，希米奧尼區，好像和他毫無關係似地站在那裏，看着獄官，並時時地偷瞧阿克希奧諾夫。阿克希奧諾夫底唇和手都不住地抖動，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想：我爲什麼要讓着毀滅我自己生命的人？讓他也受我所遭的痛苦；但是假如我說了出來，他們或者要把他打死；也許是我錯疑了他，並且結果與我又有何利呢？

「好！老先生！」獄官又說：「告訴我實話，誰在牆腳下掘的？」

阿克希奧諾夫看了希米奧尼區一眼，說：『我不能告訴您老爺！因為這不是上帝底旨意。我現在就在您底下，認憑您辦好了。』

獄官試問了許多次，阿克希奧諾夫始終不說，於是事情，就這樣擱下了。

那天夜裏，阿克希奧諾夫輪在牀上剛要睡的時候，一個人靜悄悄地走了進來，坐在他底牀邊上。他從黑暗中窺視，認出乃是麥考。

『你還要我做什麼？』阿克希奧諾夫問：『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麥考希米奧尼區沉默不作聲；所以阿克希奧諾夫又坐了起來說道：『你要什麼？出去！不然，我要叫衛兵了。』

麥考希米奧尼區俯身靠近阿克希奧諾夫，低聲對他說：『伊凡地米吹區！饒恕我！』
『爲什麼？』阿克希奧諾夫問。

『殺死商人藏刀在你袋裏的人是我。我原想把你也殺死的；但是我聽見外面有一種鬧聲，於是我把刀藏在你的袋裏，從窗子逃跑了。』

阿克希奧諾夫沉默着，不知說什麼是好了。麥考希米奧尼區從牀架上滑了下來，跪在地
上。

『伊凡，地米吹區！』他說：『饒恕我！爲了上帝底愛，饒恕我！我一定要自首我是殺死商人的兇犯。因此你可以被釋放回家。』

『你說的倒容易。』阿克希奧諾夫說『但是我已經爲你遭受了這二十六年的痛苦，現在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底妻死了，我底孩子們也都不認識我了，唉！我已無家可歸。』麥考希米奧尼區，不肯起來，只是不住地磕頭：

伊凡，地米吹區，饒恕我！他叫道：『他們用皮鞭打我時我都沒有像現在看見你這樣地難受。：：可是你仍然可憐我，沒有告發。雖然我是一個小人；然而爲了耶穌基督的緣故，請你饒恕我！』他說完又哭了起來。

阿克希奧諾夫聽他哭了，自己也哭了。

『上帝會饒恕你的！』他說或者『我比你還要壞上百倍』

說着這句話時，他心中覺得快樂起來，渴望回家的念頭，也頓時消滅了，他不再有一點要脫離這監獄的欲念，只是盼望着他最後的時間來到。

不管阿克希奧諾夫說些什麼，麥考希米奧尼區終于自己承認了他底罪。但是釋放阿克希奧諾夫的命令頒布下來的時候，阿克希奧諾夫已經死了。

御衣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HANS Christian Anderson

于嚴試譯

御 若干年前這兒住着一位國王，他特別的尋覓華美鮮艷的衣服，用盡他所有的金錢去置備，他的衣服必需美好，他不關心他的軍隊，也不關懷他的劇場，他只是喜歡出遊以宣示他的

新衣服，他日間每小時都有一件衣服；正如有的說他的國王，『他在會議室』一樣，他們常說，『國王在更衣室』在他所住的大城裏，常是很快樂的；每天都有很多的生客來到；某日來了兩個惡漢；稱他們自己爲織工，並且聲言他們能織最好的衣料任何人所想象的。不僅是顏色，花樣（他們說），非常的美麗，而且用這材料作成的衣服有奇異的性質對於任何不稱職的或怯惡愚笨者都看不着。

『這一定是最好看的衣服』國王想；假若我穿着這樣的衣服，我可以在宮庭中找出某人

不稱他的職；我可以從笨人中找出聰明人，是的這種衣料一定立刻爲我織成，

他給兩個惡漢很多的現金，這樣他們可以立刻起始他們的工作，至於地們，他們預備兩

架織布機，並且假爲工作但他們確是任什麼也沒放在織機上，他們要最好的絲，最高價的金；這些他們放在他們自己的腰囊中，工作在空的織機上，直至很晚的夜裏，『我願意知道他們的衣料已進行如何，』國王想，但感覺十分不安當他想到那不稱職的人，不能看見時，他自己相信，確實的，他無因使他對自己畏懼，他願意先遣人去看事情如何，全城的人民都知道這衣料據有特別的能力，都很急於要看他們的鄰人多麼的不好，如何的愚笨。

御
『我將遣派最誠實的大宰去看那織工，』國王想：他可以觀察出那衣料看着是如何的好，因爲他有智慧，並且沒有比他再稱職的人，

很好的老年大宰，走到大廳，那兒兩個惡漢坐着工作在空的織機上，

衣
『可憐我們呀！』老年大宰想，他睜大他的眼睛，『我什麼也看不見』但是莫說出，

兩個惡漢，很好的請求他，當他走近，並且請問，『他是否讚成這顏色花紋，』之後他指着空的織機，可憐老年大宰繼續張大他的眼睛；但他看着沒有東西，因爲這裏本無東西，

『你對這有什麼意見嗎？』繼續在織着的一個問

『噢！那是很迷離的美——十分的美妙！』年老的大宰答覆他從他的眼鏡下窺視着，『多麼好的顏色，多麼美的花樣是的我要告訴國王我對於這個很滿意，』

『我們都很喜歡這個』兩個惡漢說，之後他們說明顏色，並宣稱那奇異的花樣。老年的大宰靜靜地傾聽，國王問時他可以答覆，他確如此作的。

惡漢請求很多的金錢，絲，金，這些他說爲了織布，他們完全裝在腰囊中，並無一線放在織機上，他仍在繼續在空機上工作和從前一樣。

國王又遣派一人，選擇宮中另一個誠實官員去看織工進行如何，那衣料是否快完成了！他的經驗如第一人一樣；他看而又看，但是那兒沒有東西，只是空的織機，他不能看見什麼東西。

『這不是很美的衣料嗎？』惡漢請問；他說明炫耀美麗的花樣，而這些完全沒有。

衣

『我並不愚笨，』這個人想，『必是我不稱這好的職位，這十足是個迷，我決不使人知道，』於是他讚美他沒看見的衣料，並且表明他喜愛那美麗的顏色，迷人的花樣，『是的，那是很美妙的，他告訴國王，全城的人都知道這美麗的衣料，國王自己希望看看在織機上的，帶着很多選擇的人，他們之中有兩位已經去過的，他們到在兩個好滑織工那兒，他們現在正很盡力工作，莫有纖維或線，

『這不是很華麗的嗎？』兩位大臣說，他們已經來這兒一次了，『陛下對這顏色花樣沒

有批評嗎？」他們指着空的織機，因為他們終想別人能看着這衣料，

『這是什麼？』國王想，我不能看着東西，這真是困難，是我笨嗎？是我不稱國王之職嗎？我一定要遭遇可怕的事情，『噢！那很美』！他高聲的說『他獲得我們最高的稱許，』並很滿意的點着頭，注視着空的的織機，因為他不能說他什麼東西也看不見，所有的扈從們都是看而又看，但是看着不着東西，一點不比其餘多見，但正像國王，他們也說『那很美；』『還商議他（國王）穿着這美的衣服在不久，就要舉行的遊行時那是華美高貴的！』互相傳說，各方面都似是普通的樂事，國王賜這兩個惡漢是皇家的織工頭銜。

在舉行遊行的頭天整個夜裏，惡漢都起來，並且燃着比十六燭還亮的臘，人們看見他們很努力地工作完成的新衣，他們佯為從織機上取下衣料來，他們用大的剪刀在空氣中剪裁，他們用針縫，但是不用線最後他們說『現在這衣服成功了！』國王自己來到，帶着他高尚的騎士，兩惡漢舉起一臂，好似他們拿着東西，並且說：『看，這是褲子！這是衣服！這是斗蓬！』這樣說，『像蜘蛛網般；有人一定想什麼也沒穿！但是這正是他的美！』

『是』騎士說，但是他們看不見東西，因為這兒沒有東西。

『陛下，可否屈尊脫下你的衣服？』惡漢說『之後我們可以替你穿上新衣服在大鏡之前』

國王脫下他的衣服，惡漢假作替他穿上另外的新衣，已經作成的，國王轉過身在大鏡圍繞，

『噢！他們怎樣看哪！他穿着多麼合適；』所有人都說，『多好的花樣，多好的顏色！那是一件華麗的衣服！』

他們已經在外面預備好華蓋，那為國王遊行攜帶的『司儀之長報告，

『好，我已經預備好了；』國王答道，『不是很合適嗎？』於是他又轉到鏡前，因為他想他能顯出如他想象的裝飾那樣興趣；

兩個侍從拿着衣裾；用手觸到地板好似他們真拿起些東西，於是他們假為在空中握着東西，他們不敢明顯他們不看着東西，

於是國王在富麗的華蓋下遊行，街上的任何人都說國王的新衣多麼無匹啊！他的斗蓬是什麼樣的衣裾啊！多麼合適於他呀！沒有人肯說他們不看着東西，因為如此他是不稱職，或太笨，國王的衣服從來沒有這樣成功，

『但是他什麼也沒有穿！』最後一個小孩叫出。

『靜聽那天真小孩說什麼！』父親說，於是互相低語小孩說的什麼，『但是他什麼也沒

穿！』最後所有人都說，這些話感動了國王，因為他以為他們似乎是對的；但是他自己想『我必需完成這遊行，』所以他從新振作一下！侍從比以前更緊的握着（華蓋）拿着衣裾，可是這些根本就沒有。

十二，廿六日燈下廿日十

安德生這篇童話，「皇帝的新衣」早有國文的譯本了。果真是一篇名著，那就無論任何時去取讀，還是有興趣的。也就何妨隨手譯下來，譯完了大家對照對照，似乎也不是無意味的事。所以就勸譯者保留下來拿在這裏發表了。

編者

子君和涓生

張文焯

——子君走後的涓生

向中國的近代文壇瞭望一下，便可很清楚的看見魯迅佔據了前排交椅，尤其對於近代小說的貢獻，量雖不多，質的方面，却不能不說他得到了最大的成功，批評他的文字，車載斗量，究竟是毀少譽多，也不用我來曉舌了，

奇怪的是吶喊裏文章的風格，是那樣的沈摯而深刻，俏皮而譏嘲，讀者被他所喚起的，是對於封建社會深深的痛惡和憤懣，情緒畢竟是熱烈的，及到了彷徨，風格竟爲之一變，吶喊的聲音漸漸低弱下來，而帶了彷徨的色調，這或者自有他社會個人的背景，我們且不管他，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幸福的家庭和傷逝，兩篇現代青年生活的描寫，竟是充滿了傷感的情調，幻滅的悲哀，使我們對於男女之愛，感到根本的失望，尤其傷逝所顯示的戀愛二字，簡直是騙人的名詞，強梁者藉着牠可以殺人不見血，懦弱者爲了牠雖被殺而亦有冤無處訴，所以牠便是說着好聽，也只是對於未入世者才能適用，因此，一遇到某種場合，子君的影子，總是自然而然的浮現在我的腦際，

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是說她走出家庭之後是上進是墮落很難斷定，我的「子君走後涓生怎樣」，却是就涓生的手記，推測子君走後涓生能不能得到新的生活，至於子君，則已說得明明白白不久就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是在他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她的父親和叔父時，默想了一會之後，子君分明的說出來的。『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她却是大無畏的，對於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的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這是他倆同居以前，尋住所時的各人的態度。及至他們的家庭成立以後，涓生籌來的款子已用去大半，子君還賣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因為不給她加入一點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如果這樣勇敢無畏，毫無依賴習性的女子，竟至於『只知道槌着一個人的衣角』，使『戰世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那也真滑天下之大稽了！

然而人畢竟是具有社會性的動物，需要安慰，需要溫暖的空氣，涓生既是『每日辦公散後，已近黃昏』，『又沒有照顧一切的閒暇』，而子君和她的家庭，又『早經鬧開』，則日長晝永，感到寂寞，買四隻小油雞，一隻叭兒狗以慰寂寞，其實是極其自然的行爲。倘若一

定要剝奪她這點精神的享受，她即使感到一點淒涼和無聊，倒也並不是不近人情的事情。

倒霉的是女子空有人性，却沒有人的地位，尤其在那時候，社會上很少有女子相當的職業，同時沿着因襲的習慣，似乎也唯有烹調縫紉，才是女子的本分，生活的擔子既由男子負坦，女子自然覺得這是個人極大的短處（無論原因是在社會，還是在個人），爲了討人歡心，自免罪戾，只有『……做菜雖不是特長，……却於此傾注着全力，日夜的操心』，以致『終日汗流滿面，短髮都粘在腦額上、兩隻手這樣的粗糙起來』，『管了家務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然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所以一方面雖然腆顏的說『我的食品却比在會館裏時好得多了』一方面却仍可說『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子君的功業，彷彿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記了』，

這位自私自利的男子，實在無往而不矛盾，你看他一則說『大半年來，只爲了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再則說『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換言之，就是人生的要義，就是求生，求生的目的就是單純的活着，要活着就須吃飯，要吃飯就須有職業，所以失掉職業的信息一到，便不禁『心跳』起來，雖然君子分明的說『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在他聽來，『那聲音却只是浮浮的』，甚至連『燈光也覺得格

外暗淡』起來，可是同時他又忘了個人的怯弱和「吃飯」的人生觀，而責子君以『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很見得淒然，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情，竟會給堅決的，無畏的子君以這麼顯著的變化，她近來實在變得很怯弱了，』『使我痛心，』因而『忽然有安寧的生活的影像——會館裏的破屋的寂靜，在眼前一閃：：』而動了遺棄的念頭，但不知這念頭之生，果是由於子君的怯弱，還是由於個人的怯弱。

子君和涓生

寫到這裏，我便分明的看見一個善良的女郎，爲了愛，勇敢的脫離了家庭，每日過着寂寞的生活，爲了愛人的事業，她不肯表示自己的寂寞，愛人失業後，她情願放棄聊慰寂寞的小動物，終日汗流浹背的操勞着，毫無怨言，不幸對方竟不了解這種哀婉的女性的心理，終於在接受了『我已經不愛你了』的通牒後，又在冰窖似小屋裏等了一冬，見得不可挽回，才把『鹽和乾辣椒，麵粉，半株白菜，聚在一處』，幾十枚銅元放在旁邊，鄭重的將這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留給對方，在不言中，使他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然後帶着蒼白的面孔，絕望的心情，隨着威嚴的父親——兒女的債主——默默的離開了傷心的居處，我揣想她在等候父來的期間，是如何的輾轉絕望，在隨着父親臨行時向房主人說「他回來時請告訴他說我去了」的時候，是如何的淒愴悲酸，這無告的女郎啊！這普天下淒婉的女性的代表啊！

子君是去了，由她這無言的自去，可知這淒哀的女子，並沒有忘記了人格的獨立，並沒想『拋棄他人的衣角』，她實在還想帶着創傷的心，無怨言無怨色的，在這無愛的人間，走她灰白的長途，無奈人間的酷虐，已經侵蝕盡了她脆弱的靈魂，終於不得不孤寂的死去。

我願再分析分析這滿口嚷着『求生』的涓生，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你看他說『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的作事，』是何等冠冕堂皇，可是他忘了他若根本就不愛人家，使人家根本就不失家庭間社會中固有的地位，於人家其實更好些，這和日本槍殺中國人民，霸佔中國土地，口裏却嚷着共存共榮的口號，直是如出一轍。

很好笑的，舊劇中的一段情景，突然在眼前活躍起來。從前在鄉下看武家坡，丈夫出外十八年，妻子住寒窯吞菜根幸還活着，一天丈夫回來，見妻子並沒有死，不禁大吃一驚，自言自語道：『我出去十八年沒有回來，她却還沒餓死，想必有什麼外遇吧，不免試她一試再作道理。』又看汾河灣，也是同樣的情形。可見一個人若是存心欺侮一個人，那被欺者似乎最好死去才近人情，也唯有如此，欺人者才覺快意，既是古已有之，則無怪我們的涓生，要於作盡了冷酷的態度與行爲之後，驚詫的說『子君，奇怪的是倒也並不怎樣瘦損』的話了。

必須沈着的 勇於負責的人，才有生活的出路，怨天尤人，只有自趨滅亡的一途，然而

涓生則雖然喊着「新的生路」，「新的生路」，但在他失業的時候，竟使子君有應付為難的感慨，若是堅決的鼓舞他，在他聽來却是浮浮的，若是沈默的同情他，在他看來又是怯弱的，只有一種態度子君還不曾採用，就是「格外的快活」，若是如此，我又怕他要罵子君毫無心肝，而更觸發了他的無名的毒恨，總而言之，是怨天尤人無所不用其極，

沒有力量而談戀愛，是謂昏曠，一旦失業便怨天尤人，是謂卑怯，失業之後不為兩人的職業問題作正當的計畫，却以脫離關係為唯一的辦法，是以堂皇的求生，掩飾遺棄的罪惡，明知這樣足以致人死命，却略不顧惜的毅然處之，是以他人的死，換取自己的生，這種昏曠卑怯，自私殘酷的行爲，都源於不肯負責的一點——對戀愛不負責，對良心不負責，對生活不負責——不肯負責的人，却想尋覓新的生路，自然只是夢囈而已。

小說的產生，是由於作家提鍊人生具體的現實，而得抽象的真理，更以想像的事實表現此真理，所以涓生子君，事實上雖不必實有其人，而社會上與此相同的情形，却一定不在少數，然而如涓生子君也者，畢竟太渺小了，生也無聲，死也無臭，快樂的人們，必不會注意到他們，可是反過來說，正為其渺小的可憐，才使我如此的不能緘默，

娜拉走後，至少有過半的成分可以上進，而子君走後的涓生，如果幸而不死的話，恐怕也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每日對着窗外半枯的槐樹和紫藤，尸般的出神。

我再談談鑒賞

方德芬

談到鑒賞，就想到日本廚川白村在苦悶象徵裏，曾名之爲「共鳴的創作」，真的，鑒賞不失爲一種創作。所以淺薄的人們是難以鑒賞好文藝的，那麼文藝的鑒賞就要分出程度的等差，這是很明顯的事了。在程度較低的讀者之前無論如何高級文藝，也顯不出牠的偉大來。

最幼稚的讀者，大概着眼於作品中所包含的事件，只對事件有興趣，其他一切不問，結果將無法問津於高級文藝，而高級文藝在他們眼中，也只成了一本排列事件的賬簿而已。

其次是以文字趣味爲中心的，文字的鑒賞，原不失爲文藝鑒賞主要部分，至少比事件趣味要勝過一等；但如果僅注重文藝的外形，結果不是上當，就要把好的文藝作品交臂失之，這是不可不戒懼的。中國人素重形式，在批評與鑒賞上，更容易發生這樣的毛病。那末事件與文字都不是好的鑒賞法，我們應該取什麼方法來鑒賞文藝呢！

在回答這問題以前，須先知道文藝不是任何玄妙的什物，只是作家的自己表現而已。所謂讀某作家的書，也只是同某作家要作朋友而已。朋友的真義，當然不是浮泛認識使算厚交，必須對於朋友的各方面，都有深刻的了解才可，因此鑒賞文藝也是如此。我們須要於作品

的文字，音調，結構，含意都能懂得，才算好的充分的鑒賞。

大作家在其作品中絞了精髓，提供着勇氣，信仰，情熱，憧憬等一切高貴的東西，我們受了這刺激，可以把昏暗的心情覺醒，滯鈍的感覺加敏，結果因了解作家的心境，能立在和作家相近的程度上，去觀察自然人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用了曾在作品中經歷過的感情與想念，來解釋或享樂；所以耽讀文藝作品，能明識世相，知道平日自認爲自己特有的短處與長處，都是人生共通的東西，悲觀因以緩和，傲慢亦因以減除，必要到此境地得此享樂，才是真正的鑒賞；要只是僅以事件趣味，或文字趣味爲中心，去咀嚼玩味，那不過諷誦而已，何能說是鑒賞！

讀了『羅亭』以後

孫錫璠

『羅亭』(Rudin) 是俄國屠格涅夫 (I. Turgenev) 的作品，本書早譯成各國的文字了，我所讀的是那個英文本。中國也有趙景深先生一個譯本，大約就是從我所讀的這個英文本譯過來的。全書內容的大概情形，作者是描寫了俄國四十年代一般有思想人們共犯的通病，即所謂意志薄弱，服從了舊勢力的壓抑作用，做了一種祇能說空話而不去實行的人們！由於那種結果，而犧牲了自己本性，毀滅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切！

書中的主人翁，自然要算是羅亭了，和羅亭相峙的人物名叫娜泰芽，是一個富貴的，著名的高等社會裏的女子——萊生絲奇寡婦——的女兒。年紀祇有十七歲，父親活着的時候曾做過皇家的顧問，這樣可以說她是一位貴族之家的高貴身分的小姐了。與她們家中時常來往的人，有一位名叫賽雷沙的——是一個退伍的騎兵隊官，還沒有結婚。——同娜泰芽很要好的，也是萊生絲奇所高興的！他時常同娜泰芽在一起，其中還有許多的人；但也祇不過都像那戲台上的配角一樣，所以也不用再論及了。主要的人物也都在這裏了！

羅亭之與他們認識，是在萊生絲奇的家裏，由於一位男爵——羅亭的朋友——的介紹，

男爵的文章，差了一點去送給萊生絲奇；並把他介紹給她們。後來被留在她們家裏了！

由於他來到萊生絲奇家的第一次的談話，他的言辭，舉動上，態度等，都被他們認為他是學問廣博，知識深淵的高尚的人。他是很善於說辭的，但因他穿了破爛的衣服，使他們更是格外驚訝！都覺得與他那人格，言辭全不相稱；他的熱情和他的判斷，都會使人異常奇怪，想不到像這樣一個聰明的天才會在他那穿了破衣人的身上出現！他確乎是超出了他人之上，他的談話，使得個個人都被吸引住了。萊生絲奇的發現羅亭，使她非常高興；而且得意，以為這樣一個人，真所謂世界上的奇才，有用之人，她簡直欽佩的五體投地了！所謂娜泰芽，尤其受他的感動的就是她。她紅漲了臉，眼不轉睛看着羅亭；就是連賽雷沙吧，他都有十分稱讚羅亭了！羅亭就是這樣的為大家所公認了！

說到以後的事情，他畢竟為娜泰芽所愛了，依他們的身分和環境而論吧，一個貧困而過着漂泊無定生活的窮小子，那配得與高貴的闊小姐相愛呢？這件事情恐怕為萊生絲奇所不允許的吧？可是事實竟是這樣，他們那壓抑不住的情感，使得他們私自相愛着；但最感到了精神上不快的要算是賽雷沙了，他精神上受到了莫大的攻擊！

事情終於為萊生絲奇知道，自己高貴身分的女兒，自然是不能使得她那樣的卑下；這也

是社會所不允許的，而且失掉了自己的身分！因此她必須要干涉他們的。羅亭方面是受了人家的攻擊，而不能存在，是必離開她的家裏，而娜泰芽呢？因感情的真摯，乃欲與羅亭謀私逃的辦法，這可說是娜泰芽最摯愛的時候，也可以說她感情衝動的力量大過了理智的壓抑力量！而羅亭却又不然，乃因受舊勢力的壓制而屈服，終以自己的能說不能行而逃脫了這種環境，獨自一個人而走開了，最後竟然在廣大曠野的郊外戰場上結果他的一生！娜泰芽亦受了舊勢力環境而屈膝了，終於得了萊生絲奇的允許而同賽雷沙結婚了，事情就是這樣結束的！

羅亭竟是這麼怯懦的離開了娜泰芽；而又無聲無臭的死去嗎？他的一生就這樣馬馬虎虎的結嗎？他不是被萊生絲奇所認為世界上的奇才嗎？他那偉大的生命，對於他的事業爲什麼竟沒有一點的成就，對於社會沒有一點的供獻呢？他之所以那樣的怯懦，是因爲不真心的去愛她吧？不，一點也不是爲了這啊！他是熱烈的愛着娜泰芽的。也許是由於萊生絲奇對於他的冷酷，使得害怕而逃走呢？或是因遭到賽雷沙的攻擊而走呢？爲了這些緣故，以致獻身於死呢？我想正是因爲他愛她而離開她呢！以他自己的本意，並非要死去的，他並不甘心愿作一個能說不能行的人！他正是因爲社會的舊勢力壓迫而逃走，而努力於他的事業的成就！他處於那樣一種的環境，使他不能生活下去，不能對於他的事業有所成就；所以他才離開了那

樣環境之下，而想另行創造一種新的環境，適合於他的生存的環境，使得他有所成就，有所供獻，然後他才能夠達到他的愿望，快樂的活着！然而事實並不是那樣的結果，也許社會不允他的那樣！唯有無情的一顆鎗彈，却不顧一切的偏偏打中了他的胸口，結束了他的一切，埋沒了一個有用的青年，使得他未能逃脫作一個「能說不能行」的人了！這恐怕是應該歸罪於牠的吧？

關於玲子的「水」

魏書紳

不管她是左翼作家也好，不是左翼作家也好；總之玲在中國文壇上是女作家中比較發揚光大的一朵奇葩。關於她的作品，我們讀得不少了。在過去的像莎菲女士日記、韋護、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我們差不多都讀過，她不是專寫幽雅和自然的頌讚的。在莎菲女士日記中，她把心靈上受了時代創傷的青年女性大膽的描寫出來；在韋護中，她爲了那時中國文壇上的需要，而以當時流行着的「革命與戀愛」爲中心的題材，寫出了那樣的一部；而後她繼續便發表了一九三〇年春的上海，這是比較意識的把握着了時代的一部。這是她以往作品中的一班。

玲做北斗雜誌編輯時，她所做的「水」發表了，在這部作品中，從各方面都可表現出玲的才智，能力急進的開展。「水」的內容是以中國水災爲背景的，作者用了生動的筆描摹出了水災中的農民羣衆，和那像猛獸似的洪水奮鬥；而後逃到城市又被官吏、紳士、和放賑者所欺騙；於是這被難的農民羣衆，又和那些官吏、紳士、和放賑去奮鬥；終於是和自己難民團體中動搖的思想奮鬥；而釀成了農民全體的革命之潮。

這是一篇水災後農村迅速革命化了的文藝上的表現，作者用靈活的手段描寫出來，超越了以往「革命與戀愛」的題材，顯然是部成功的作品，她拋開了身邊預事的描寫，用了深邃的眼光，從死靜心中的剖解着，進展到人羣的活動；活畫出了水災之害，和難民們生的慾求，從部分的知識分子的浪漫生活的描寫，轉變為強烈的階級意識的創造，由這些地方足可見丁玲改變作風的堅決英勇的毅力，確值得我欽佩的，因為普通一班的文學家，常是以適合他個人的感情，興趣，人生觀為寫作的條件；所選的題材，往往是誇大而愚笨的想像，更有一種人是為順應着時代，而造成含着雪茄烟倚在沙發上高呼着普羅文學的作家；但是丁玲却切實的刻苦的工作着，她深深的明瞭了個人的渺小，和偉大的勞苦羣衆；同時我們見到她改變作風後的這篇「水」，就可以知道她是怎樣在艱難困苦中創造起來的，

不幸她失蹤了，在不知什麼地方，她受着些不知什麼的苦；總之，像丁玲這樣的作家，在中國的文壇上，尤其是我們女界中，是急需着。

熊佛西先生在本院講演紀錄

高福媛
張文林 紀錄

題目：中國話劇運動之前途

時間：三月七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諸位同學：今天又有機會和大家見面，覺得很高興！記得去年曾來貴院一次，說了許多笑話，諸位也許還記得；此次來津又說了許多笑話，說的太多了，所以喉音不太好。

今天講題（中國話劇運動之前途）是我隨便寫的，上次齊院長寫信給我，約我來講演一次，我很高興，因為能有機會和女師同學會談，再加齊院長老大哥相邀，更覺快活！不過我總覺講題有些不通，人有前途，話劇有什麼前途呢？不過也還可以使用的，我們就此談談吧！中國戲劇廣括說來，可分三類：（一）舊劇：即現在北方最流行的西皮二簧，我想在座先生和同學，都能哼唧幾句。（二）電影：即現在最流行的，也是諸位最喜歡看的。（三）話劇：是我自己最感興趣的。此外尚有多種，如秧歌蹦蹦等，今天畧而不談。

關於舊劇，有許多知道我的和不知道我的人，都以爲熊某人反對舊劇。一向也無暇申辯，今天倒可表白一下，其實我並不反對，不過我個人對舊劇有些意見：

中國舊劇的歷史很長，在民間勢力很大。不過內容和表演上，有許多要改良和革新的地方。舊劇的內容，有許多很好的，在藝術上也有其相當的價值，如四郎探母，打魚殺家，玉堂春，武家坡等，不過其中有一部分還應加以修改，如涉及迷信和神怪等。

就表演的形式上說，也有其固有的長處。如常見的以馬鞭當馬，轉幾個圈子，就是走了十萬八千里，一方布就是城牆。高邁一步就是走進門。在寫實方面看來，好像不近真，是僅爲片面之見，未能注意到藝術本身的價值。

此外有許多需要改良的地方，如場面太髒，太亂、表演時打扇的，倒茶的，搬椅的，送墊的，打鑼鼓的，都擺在場面上，這點不免爲全劇減色。就如作文章一般，內容雖盡美盡善，可是卷子上墨漬斑斑，令人看了生厭。舊劇的長處，是立體的，壞處就是太髒。近十年來一般具有知識的求進步的舊劇演員，如梅程等對舊劇場面，已有相當改良。

其次還有應求進步的，就是音樂方面。西皮二簧在聲調上說，已比秦腔崑曲進步多了。

雖然有許多風雅之士擁護崑曲，然而崑曲究竟還是少數人所欣賞的音樂。所用之樂器，笛子比胡琴缺欠多了，西皮二簧是收集各種長處的綜合藝術，行家叫做「亂彈」。他發自湖北，傳至徽州，又到兩廣，經過各地，收集衆長，才成爲今日之皮簧，所以易爲人懂。不過西皮二

簧的調子仍不夠用，唱來唱去，總是那幾個調調兒。我們覺得以這種極少的調調兒，不能表現出極複雜極細微的人生。

中國人生性愛熱鬧，不過我每到舊劇場中，尤其近台地方，鑼鼓喧天，實在受不了，真比不了那股能欣賞的戲迷。所以對舊劇音調，應積極加以改良。但這也非易事；能負此責任的，只有少數的天才音樂家，像我們這樣平平庸庸的人却是作不了。然而天才家實在太少，三百年也許生出一個，一千年也許生出半個來。不過在現在社會狀況之下，舊音樂已失傳了。新音樂政府又不提倡，不要看不起胡琴的兩根弦，彈起來也非常不易。我知道有許多朋友想改進，曾費了許多時光和心血，但尚未能把牠弄複雜一點。胡琴是比不了西洋的提琴的，每聽到提琴演奏，全身毛孔都覺得舒暢，可是聽到胡琴，只能說是板眼很好，却得不到這種快感，所以要使中國舊劇在音樂方面有進步，必須大家共同努力，政府再加意培植，這在文化建設上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雖然現在中國需要槍砲，但也需要代表民族精神的藝術。

現在從事改革舊劇的人都很努力，他們的精神，實令人欽佩，不過改革比創造要難得多，大概改過文章的先生們，都嚐過這種滋味；改一篇文章，實在比作一篇文章還費力，對藝術上的改革，也是如此。偶一不慎，便容易生出錯誤，所以改革的時候，必須特別注意。現

在舊劇應改革的地方很多，如：

(一)劇本方面：新編的舊劇本，每個演員多喜歡將自由平等戀愛一類新的名詞加入，原因是恐怕人們說牠落伍，這樣說法，我很不贊成，舊東西就是舊東西，有什麼落伍呢？把新東西勉強加入舊的裏面，恐怕長久以後，舊的精華，也漸漸失去。

(二)演員方面：每個重要的演員，就是所謂的台柱子，背後都有幾位文人雅士替他們編劇，烘托，處處專注意所捧的某一個角色；如唱生的編戲長注意生，唱旦的長注意旦，唱丑的長注意丑，因人而編，絕不能朝著均衡的比例上發展。聽戲只說聽某人的戲，等某人一登台，電燈大亮，各樣一新，但槓旗打傘的都破破爛爛，這樣為烘托主角，是不對的。應該顧及全個劇本，使全體都能調和；若只為台柱子着想，對整個的戲劇的價值，不免要有所損失。希望諸位對這點要努力研究改進。

其次該說到電影了。談起電影，諸君也許較我更為熟悉。電影是知識階級的消遣品，對於教育力量很大。我常說有許多事情是從電影上學來的；如綁票，綁票本來不是中國的國產；還有許多青年的動作和裝束，也全都是自電影上模倣來的，足見電影對一般青年的影響不小。我對西洋影片不表同情，原因有二：(一)利權不可外溢，中國人應該看中國影片。(二)

西洋影片無聊事太多，在座的影迷如果不信，請回去後靜靜地想一想，西洋影片反來複去的不外三種方式，真太無聊了。我既抱着這種觀念，所以我看西洋電影，十次總有九次失望。我對於國產影片很擁護；因國產影片攝製的既爲國人，表現的又是國人的生活；並且利權不致外溢。固然中國影片有的較西洋的還要無聊，不過我有偏見，我想最低利權不致外溢。十年以前，中國影片真壞；如尙武俠，光線劣……等，現在可不比從前了，在劇本，導演，攝影，佈景種種方面都有飛越的進展；不過我認爲還有極大的缺陷，就是沒有中國的作風，影片的背景和取材都極力的模仿西洋影片。最近三五年來，描寫農村的影片大興，也處處帶着洋味，毫無中國的情調；所以我希望諸位努力研究改革，創造具有中國的特殊作風的影片。

現在談到我自己最感興趣的話劇了。話劇和舊劇，電影的異點很多，主要的特色就是能深刻的表現現代的生活。現代的人都喜歡看現代的事情。話劇對於教育也有很大的助力，無論那種劇本，在舞台上演出，任何人都能夠懂得，不像南方人聽北方舊劇那樣一點也不明白。此外話劇又是最富時代性的，有向上，前進，追着時代的精神。在過去二十幾年中的話劇運動，可以說是吶喊，宣傳，摸索時代。最初叫文明戲，後變成愛美劇，現在叫作話劇了，中間不知經過了多少變遷，才進步到現在這步田地，從前從事於話劇運動的人，多半是知識

份子：不但演劇的人都是知識階級的人，就是觀衆們也離不開學生。大家雖極努力，然而也沒得到很大的收穫，其最大原因，就是劇團未能職業化。演劇的人，大多是玩票的。每次公演，都有相當的藉題，如賑災呀！學校紀念日呀！……等等，皆以之爲消遣的，湊和的，這是話劇運動的啓蒙時代當然的現象，也是必須經過的，今後就不能如此了。

今後若想做話劇有所成就，要把話劇在戲劇上樹立一個穩固的基礎，必須腳踏實地去做。我從事話劇運動已有二十多年，我認爲現在已不是「說」的時期而是「幹」的時期了。今後十年二十年內，對於話劇在形態上要有具體的建設。關於建設，可分三方面來說：

(一) 希望在每一個省分中，都能設立優良的話劇場，各方面對於話劇團體與以相當的幫助。此外市裏也應該有市立劇場。話劇不是空口說的，談的，是要具體表演的。從前努力話劇的所以只在報紙上空論而不具體表演的，就是因爲沒有相當的劇場。

(二) 應該多有正式話劇劇團的組織，臨時的烏合之衆以及玩票的是不易做到好處的，必須大家通力合作，經過多時的研究，思索，纔能成功。所以我們希望能多有正式劇團組織起來。學校當局對於這種劇團的組織，應該特別注意，使它成爲必要的課外活動之一。學校與以相當的援助，同學再加以努力；然而不能過於拚命，性急，應富有研究性，公演時，自然

就會「刮刮叫」的。正式劇團的組織，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學術研究性質的；一種是職業性質的。一般人士，向來都輕視戲子，以爲戲子在社會上的地位極卑劣；然而我本身就是一個戲子，社會却很愛戴，並多方與以援助，這實在是使我感謝不盡的。職業劇團並非是下流的商業化劇團，努力戲劇的要吃飯，要生活，當然要錢用；但是不能僅只爲錢而努力。

(三)研究的建設，就是戲劇究竟怎樣纔能大衆化。近來中國一切都求大衆化，所以話劇也必須大衆化。過去的話劇僅爲少數人所把持，演者和觀者都是知識階級的人。就着時代來說，話劇一定要大衆化；然而能否大衆化呢？這是事實的問題。我們翻開西洋戲劇史來看，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證明。話劇來自希臘，本來是屬於大衆的，最初是白天在野外露演，後來因爲白天人們沒有時間，遂改爲夜演，又因光線的關係，於是移至室中，由此漸漸被少數人所把持。

至於怎樣纔能夠使話劇大衆化呢？這與教育極有關係。因爲中國人百分之八十五是文盲，所以對於話劇的內容，化裝，說話……等，都應特別注意的研究一下，要像在實驗室中研究科學一樣的研究。爲了這個，我自己曾到農村去過一次；因爲必須深入民間，纔能明瞭大衆給我們的反應。我在定縣實驗了兩年，農民的反應非常好。從前過年時，定縣的農民，

都是唱秧歌。經過我們的訓練以後，已有好些改演話劇的了。最初是我自己寫，我自己演。後來一想農民既能接受新的話劇，我們應該想法使農民自己演給自己看，所以我們就極力的指導，幫助，現在定縣的農民已經建築露天劇場並時時排演。

給農民看的戲劇，不必講什麼大道理，更不必多說話，只要有具體的故事——人生的真象，和豐富的情感就成；因為他們雖然沒受過教育，但是人生的經驗却極豐富。

諸位：現在已把中國戲劇的大概說完了，最後我還有幾句話要告訴諸位：凡是新興的文化事業，最初必感到很大的困難，非得政府援助和社會扶植不可。近二十年來，中國話劇的空氣雖極濃厚，但並沒有顯着的成功與建樹，這就是政府沒有具體的援助的緣故。在西洋，新舊劇院都有；而中國竟無一個。政府每年都出鉅額的教育費——據民國二十年的統計，僅是高等教育經費，就達三千萬元，每一學生，平均合七百元——然而爲什麼不拿出少數的錢來辦理劇院呢。辦教育固然要緊，但創辦劇院和提倡音樂的功効也是很大的。我們從西洋劇院所表現的一切來看，很可以看出每個國家的文化。今後我們若想使話劇有所進展，必須諸位從旁熱心贊助，同時政府和社會也要與以具體的幫助。

國文學會會務進行綱要

二十三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後第四週（廿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由前任總務部主任招集各級代表舉行改選大會，各部新主任選定後，即於本週辦理交代事宜，各部主任即聘請指導員及本部幹事，以便各部進行。

按本會簡章：於每週間由總務部主任招集各部主任開例會一次，茲就開會日期及會務進行概要列下：

第一次會議：日期：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後十二時半，地點：第十二教室。議決事項：籌備開歡迎大會（歡迎新先生及新同學），向全體會員徵集會費。於十月四日（星期四）晚七時，假教職員飯廳，開歡迎大會，（內容詳見週刊第一百五十九期）。

第二次會議：日期：十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至十，地點：第十二教室，議決事項：請各部主任擬本部辦事細則。

第三次會議：日期：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九至十，地點：第十二教室，議決事項：

甲、出版部主任向本會會員徵集稿件。

乙、籌備特刊出版經費募捐辦法如左：

(一) 向院長及本系各位先生募捐。

(二) 請本系主任商請學校當局設法補助。

(三) 向本系已畢業就職同學之募捐。

(四) 凡本會會員出納會費五角外尙由講義費中擔負三角。

第一次全體大會，日期：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四時至五時，地點：第十四教室，開會內容如左：

(一) 主席報告。(二) 本系主任報告。(三) 前任出版部主任張君（夢達）報告。(四) 通過事項：甲、籌款辦法如上乙、學術部分三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版本研究會，外國語譯述研究會），丙、取消圖書部，添設文書部（並由圖書部主任擔任文書部主任），丁、修改簡章，（請見週刊第一百六十七期）。

第四次會議，日期：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午後十二時半，地點：第十二教室，議決事項：

(一) 由主席宣讀各部辦事細則。

(二) 請各部主任擬本部工作計劃。

第五次會議，日期：十二月三日（星期一）上午九至十，地點：第十二教室，議決事項

(一) 請文書部主任擬捐款信稿。

(二) 各部工作宜積極進行。

第六次會議：日期：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午後十二時半，地點：第十二教室，

議決事項：請遊藝部主任籌備本系參加新年同樂大會遊藝項目。

二十三年度第二學期，開會日期及會務進行概要列下：

第一次會議：日期：三月五日（星期二），午後十二時半，地點：第十二教室，議決事

項：

(一) 特刊稿件約於三月底即可集齊，四月初出版。

(二) 徵集本學期會費，同時聲明上季議決捐助出版物之講義費，並未扣除。

(三) 講演部將請名人講演。

議決事項：

第二次會議：，日期：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二），午後十二時半，地點：第十二教室。

（一）請各級代表向本級徵集會費。

（二）請各部主任將本部進行事務綱要擬出速交總務部，以便於特刊中披露。
以後進行事項，於規定之例會中議決進行。

國文學會職員一覽表

(一) 總務部

指導員：張綬青先生。主任：張文林，張智敏。幹事：張迺蘭，劉燕南。

(二) 文書部

指導員：，主任：高福媛，王浩然。幹事：陸繼惠，劉毓金，王樹琪。

(三) 講演部

指導員：，主任：梁 楨，邴婉貞。幹事：傅今雄，孫國英。

(四) 學術部

指導員：董魯庵先生。主任：王心儀，張希愚。書法研究會幹事：于 嚴。

(五) 出版部

指導員：王向榮先生。主任：周孝銓，李天真。幹事：陶祖堯，璩詩方。

(六) 遊藝部

指導員：萬家寶先生，董魯庵先生，張任父先生，蘇吉亭先生。主任：郭燦章，崔秀

梅。幹事，環詩方，張敏言，齊增敏，王浩然。

國文學會特刊第三期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本期定價每冊三角

編輯者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學會出版部

發行者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出版課
天津河北天津緯路

代印者 義利印刷材料局
開設天津東南城角
電話二局二三六九

代售者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售品處



国文学会特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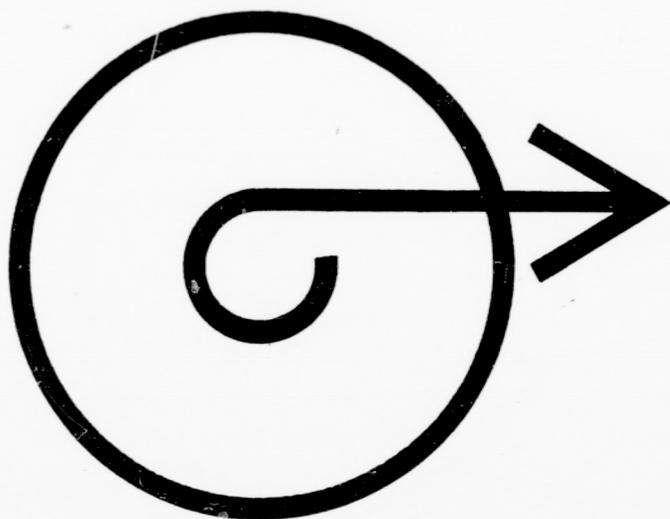


本片卷

自 1934 年 卷 1 期

至 1935 年 卷 3 期

本刊
摄制完



1 / J - 1510

1 : 1